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教乘法數徵集預約啓事

教乘法數這一部書，學佛已久的人，當然不甚陌生，初學的人，或者尚未讀過，需要加以解釋；什麼是教乘呢？乘是運載意思，佛法可以運載衆生出苦得樂，超凡入聖。運載的方法約分五種，是禪、教、律、密、淨。由狹義解釋，教是別於禪律密淨而言。由寬義解釋，不立文字爲禪，立文字爲教，是教字不但限於律密淨，而禪之屬於文字記載的也是教。換言之，教乘就是一切詮釋佛法的經書。什麼是法數呢？佛教往往把性質相近作用相近的法，集在一起，用數目字來表達，如五戒十善，五逆十惡之類，稱爲法數。這些法數，都是本於教乘。把教乘裡所載的法數，搜集起來，按照數目字排列，註明出於何經何論，如何解釋，就是所謂教乘法數。

佛教之有教乘法數，由來已久，最初不知何人編輯。曾由緊密宗潛藏法師，重爲釐訂，名爲賢首法數，又由天臺宗心源法師再加詳訂，旁及與佛書有關的百家名相，仍名教乘法數。到了清朝雍正帝，認爲這書爲初學入門的要籍，命超海通理廣持諸師，折中性相持平臺賢，更加校定彌見精括。御製帝文所謂：「非惟法數之統宗，因亦數乘之金鑑」。統觀這部書有六種特色：第一搜羅完備，經過幾位大師的繼續增訂，舉凡教乘名相，無一不備。第二是編輯精審，因爲一再改善，略合科學方法，以少文而攝多義。第三是檢查容易，由一數二數至八萬四千，不需目錄，一翻即得。第四是閱讀容易，每一法數，全用表格式排列，一覽無遺。第五是解釋詳明，舉凡繁複的名相，玄妙的理論，都有正確的解釋，不待更檢他書。第六是攜帶方便，原書十二卷，影印精裝祇一巨冊，可以出入懷袖，隨時翻檢。有這六種特色，可以名之爲「佛法的綱要」，「辭典的精華」。這是古今所共認的。

閱讀佛書，講解佛書，最不容易記憶的，就是名相，而名相以法數爲多，不但初機感覺困難，即久主講席的法師，久研經書的居士，也不能全部記憶，毫無錯誤。就現代的工具書而言，因有佛學大辭典可以尋找。但辭典卷帙繁重，檢查攜帶，往往需相當時間，所以教乘法數，仍有其特殊需要性。備此一書，初機學人，可以無師自通。久修開士，也可作爲講說著作的取材。本館覺得光緒末年舊槧，影印流通。頁數行款不差累粟，研究佛學的人，隨時翻閱，必能幫助記憶，增進理解，細素同道，盍興乎來！

全書約九百面用三十二開上等模造紙精印。定價平裝臺幣五十元，預約臺幣三十五元，海外港幣平裝六元。連寄費在內。國內請利用人生雜誌郵政劃撥帳「八二五五」號，免費匯款，四月十五開始預約七月十五號出版。

此欄填畢請撕下寄交本館

地址：臺灣新北投光明路二六號

茲 預 約

貴館景印教乘法數精裝部茲寄上預約金幣圖整請予

登記為荷 此致

中華佛教文化館

姓名：

地址：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月 日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五第・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五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人生

宗孝忱



憨山大師語錄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
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
而敬難！



人生雜誌社發行



如何改選中佛會？

本社

中國佛教會，(簡稱中佛會)，因第三屆改選，發生諸多弊端，政府始派員組織整理委員會(簡稱整委會)，從事整理，期限六個月。整理費用，由政府撥給；故此政府愛護佛教之善意，可謂極矣！

整委會，自去秋成立，迄今歷九閱月，其整理工作進度如何？殆為外界少所知悉。據聞「中佛會」亂，依然如故，而整委會主要任務，即在清理會籍，而今「會籍」紊亂，依然如故，不知整委會諸公，如何交代？

會籍清理後，繼之為改選中佛會理事監事。但各省代表如何產生確為難題。欲就來臺極少數之大陸會員，推選各省代表，改選「中佛會」，難免包辦等現象。以諸多省份，雖有寺廟，而未有教會組織，東北九省，西北諸省，即有此種現象。故當第二屆改選時，忽視事實，不問有無教會組織，不論會員多寡，硬性規定每省代表二人，其代表之產生不得不有所假藉，(變象舞弊)。此種辦法，姑不論合法與否；倘行使無弊，差人滿意，尚不失為過度時期權宜辦法。然於第三屆改選又採用此項辦法，即發現諸多流弊，使「中佛會」威信大減。會籍紊亂根本弊端，即在於此。美其名曰全國代表大會，實則為少數人所包辦。故欲改選中佛會，首應注意各省代表應如何產生，此一問題不能求得合理的解決，則中佛會縱經百次改組，仍不能澄清是非。茲為息事寧人，重觀事實，爭取實與能者。我們主張，不妨就各省會員中，不問東西南北，斯男斯女，只要德學兼優，具有寫作弘法能力，熱心佛教事業，於佛教確有貢獻者，由整委會提名報請內政部，

審核圈定為各省代表，然後參加選舉理監事。這樣的辦法，我們相信，當選理監事的人，道德、學問、能力，聲望必為佛教第一流。由第一流的人物來主持「中佛會」，則大家自然會甘願服膺，擁護「中佛會」。

就僧眾本身而言，大陸來臺之僧眾，總共不滿百人，具有弘法能力及有資格參加「中佛會」者，不過數拾人。具有領導作用者，僅數人而已。而此數人中各有成就，彼此間談不上怨讎，只以各人平時為法業而忙，少相接觸耳。然對「中佛會」態度，由於各人抱負不同，原未可厚非。然欲其自動出面活動競選，或運用手段，此皆非賢達者所願為。或少數人別有企圖，從中活動，運用手段。故賢達者與小人競選，也多落選。於是賢達者更裹足不前，小人越發得其所哉。茲為佛教大局設想，我們希望佛教大德們能作一懇切的會談，互相諒解，團結一致。我們相信各大德修養極深，人我雙亡，淡於名位。絕不會出於形態而有爭論。寧嘉大師圓寂後，理學長一席，堪能勝任者，固不乏其人。然恐其責任重大，未必肯就。我們主張不妨改選理事長制為常務制，允為適宜。

就信眾而言，或放棄社會崇高地位，或犧牲個人事業，本護法的立場，來參加教會，抱此種態度者，極為多數；絕不致為爭取佛教名位，而來參加中佛會。況佛教首重道德，不尚權利。一般政治上競選的怪現象。或利用職權，或藉特殊勢力，或作卑劣手段，離間他人，或誹謗他人，凡此種種，均為學佛的人所不應為。故信眾參加中佛會理監事往往引出許多誤會，以「中佛會」全係管理佛教僧眾及

寺廟財產機構，會章中並無一條涉及於信眾者。我們主張信眾最好不參加「中佛會」理監事競選，僅可擔任顧問設計職務，從旁協助「中佛會」，比較高明。則「中佛會」人事是非較易澄清。

就政府方面說，值茲反攻前夕，各個團體必需配合政府政策，爭取勝利來臨。「中佛會」雖屬人民團體之一，然以佛教為世界最大宗教，其教徒遍佈全世界；故「中佛會」組織能否健全，不惟有關係於佛教本身利益，而於自由中國反攻大陸爭取世界各地教友支持關係極大。故欲使「中佛會」組織健全，必需有賢能的代表，有了賢能的代表，才能選出有道德、智識、能力的人來主持中佛會。今日雖勵行民主選舉制度，然各省代表未能依照會章產生，乃屬事實。故政府對改選「中佛會」理監事人選，不可濫用民主選舉制度，給奸詐者造機會。應珍重事實，對會籍及各省代表審核，應以鐵面無私的態度，不得有絲毫左右袒的行為，或對會籍不清，或資歷不夠。或越出法令，都應隨時取締，務使賢達者當選。名不見經傳，等而次之之流，絕不應當選理監事，這笑萬方！

最後，我們要求輿論界主持正義。佛教極重視修養，本不應說人的是非，然對佛教大體要主持正義。許多人往往誤解有關維持大局的正義，認為爭論人我，實是錯誤。今日佛教正義不彰，是非不明，就是佛教缺乏一種公平正義的輿論。我們對個人私德，固當不論，然與整個佛教前途悠關之「中佛會」改選怎能置若罔聞，一切有關佛教選舉制度，各省代表如何產生？當選理監事的才能問題，都要主持正義。對一切冒牌假藉，舞弊諸多不良的風氣，或卑劣的手段，都要不惜情面，口誅筆伐。對負責辦理選舉機構，應隨時加以督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而又無比的，希望佛教各雜誌都要盡其督促的職能，發揮這無形而又無比的力量，來督促「中佛會」合理而又合法的改選。

宗教與人生

· 劉鄂公 ·

世界上不管那個宗教，總有它的宗教真理，它含著着人生的忠、孝、仁、愛、道德行以及救世救人的各種美德。中國幅員一千一百萬方公里，五千年來，大自京師城市，小到窮鄉僻壤，由帝王后妃乃至士大夫各階層，腦海中都有「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的神的印象，世代相傳，可說感人至深且鉅。主宰宗教者——神之為物，雖然是虛無飄渺，看不見聽不到，但是他的功用微妙和德行造化的偉大，真可算達到了頂了，假使去祭祀，還要齋戒盛服，虔誠膜拜，不可遏思猜測稍加怠慢，這證明了人類對於宗教核心的——神品道德行如此崇敬和遵奉。佛教自漢唐以後，流傳到中國，他的道行教化，慈悲救人救世真精神，深深地印入我們中國廣大

人羣思想中，這種真理，進一步探討，着重在人生之天性，追求正道，養成博愛教化，使人生不可離開這個宗教，中庸子思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這意義是說明人的稟性品德，來推行正道，以正道去開揚法則，叫作教化，正道教化，是每一個人不能離開的，離開就不成其作人之道，也就是失却人生意義，這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唯一人生做人的大道。人生天性道行，其造化既如上面所述之玄奧偉大，因之關係個人休咎國家興衰，亦有絕大啟示。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分析人生不快樂的原因，是：悲觀、虛榮、厭倦、疲勞、嫉妒、罪惡感

、虐待狂和懼怕輿論。反之，人生快樂條件，是：興趣、工作、愛、中庸之道等，持論要點，在鼓勵人們擴大我為大我，從瘋狂到平淡。人類心裡內在因素，也不否認有時為外界環境所困惑，歸納起來，一切痛苦與快樂決定，主要訣竅，心情重於物質，正道重於浮華；羅素主張心重於物，因之克享大壽。本來「人世」這兩個字，佛教中人看來全是孽海，生命只是無限競爭，到了苦海無邊罪孽，最後仍不免於一死，但明知在這苦海無邊裡探險是無所歸宿的，人們為何不放棄這種無意義企圖呢？原來人生就被披上一個「枷」，這個「枷」，就是他自己「生存慾」，要擺脫這個「生存慾」，猶如從孽海中想逃出來，是一樁極難的事，除非你抱有絕大智慧和超人的意志，如釋迦牟尼佛看透人生虛幻，毅然超脫，達到涅槃。所以說人的原始罪孽在「投生」，既投生之後，就是要以人性發揮正道推行教化，向上向善，明心明信，以純潔心靈，發揮人性的呼號，朝着救世救人方向做去，這才不負人之一生。

人生 第五卷 第九期 目錄

封面：華 原 磐	社：如何改選中佛會	宗教與人生	釋尊時代的印度國情	佛法與科學	佛經講座	為什麼要紀念佛陀	值得紀念的日子	當前佛教需要靈的文學	維三寶功德	文：君子與小人
本 社：2	劉 鄂 公：3	圓 明：4	李 天 培：5	南 亭：6	文 珠：8	梵 影：10	月 基：12	張 齊：13	宏 慈：15	古 風：18
從選編佛教聖經說起	海外：佛教在馬尼刺	關中日記	隨筆：慶光隨筆	筆：含笑山房隨筆	文：同歸於盡	藝：鴿的劫運	遊記：寶島遊踪	海外通訊	寫在編後	
瑞 妙：19	華 嚴 關 主：20	陳 師 潛：22	胡 國 偉：26	謝 冰 瑩：28	程 觀 心：24	丁 穎：25	曼 濤：27	王 仲 厚：28	編 者：29	
稿 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散文、詩、隨筆、譯著等，皆歡迎。	三、凡攻訐私人，幾瀾漫罵以及自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四、來稿請以稿紙書寫，有刪改者，請註明。	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六、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七、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八、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九、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十、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來稿時間、寄稿處。

釋尊在世時的印度國情

·明 圖·

釋尊住世，當印度奧義書時代之前。這時一般宗教哲學思想，蜂湧而起。專美於前的婆羅門教學地位，已呈動搖。首屈一指的羅門教大學者，在這時期，無論於權利或思想，都得到利帝利低頭讓步。這時代，可以說是利帝利為中心的新哲學思想之勃興時代。早年由各種種族關係而建立的諸多國家，到這時，已漸次傾向於統一之機運。所謂轉輪聖王，就是他們當時所理想的統一君主。當釋尊初期，群雄割據。他們的部落之多，有關於五百小洲之說。其中主要的，有十八大國，十六大國，十二大國，六大國，五大國，四大國等傳說。此等大國，皆互相爭雄稱霸。於中十六大國，分四大國一派，共成四派。四大派中，最盛的是兩個新興國家：一個是東方稱雄的摩竭陀，一個是西方作霸的拘薩羅。這兩大國，先後併吞了勝古傳統的釋迦族國家。起初為迦尸，乃至其他諸新興國家，均

被併吞。到釋迦晚年，摩竭陀國阿闍世王與拘薩羅國波斯匿王決戰，結果互有勝敗。停戰後，拘薩羅國於併吞釋迦族國家之同時，亦隨之而倒。摩竭陀國英主阿闍世，也為子所弑。所謂全印統一的偉大事業，遂被延遲至阿育王時代。

摩竭陀，本屬耆加，因頻婆娑羅王之父大連華王時，耆加派使臣來摩竭陀陳說，頻婆娑羅王遂逐其使臣，致兩國開戰，殺耆加王，併吞其土地，始一躍而為大國。查頻婆娑羅王比佛小五歲，十五歲即位，十六歲受佛教化，與佛共同在世三十七年。領土有摩竭陀，耆加兩國，四萬二千聚落。因他信佛，所以在他領治之內的臣民，無不信佛。長阿含卷五闍尸沙經說：「因摩竭陀國瓶沙（頻婆娑羅）王篤信佛教，多人信解供養三寶。」國都王舍城乃產黑羊毛與鷄羊毛之名地。

頻婆娑羅王除皇后阿闍世王母摩提希夫人以外，尚有波斯匿王妹拘薩羅皇后。當拘薩羅皇后出嫁時，波斯匿王曾割迦尸給摩竭陀國為陪嫁。後頻婆娑羅王遭橫死，拘薩羅皇后同情悲嘆，亦被追罪而死。時波斯匿王欲奪回迦尸，與阿闍世王交戰。最初雖敗，但終連勝三仗，將阿闍世王擒住。然波斯匿王仁慈，以阿闍世王為己甥，乃配以金剛姬，並返還迦尸。以後拘薩羅琉璃王子滅釋迦族事變時，波斯匿王欲亡命於摩竭陀的，其原因即在此。

頻婆娑羅王富於仁愛，當時摩竭陀文化，甚為發達。薩婆多毘婆沙卷第二說：「十六大國中，優填與摩竭陀文化最勝！十六國中，皆採用摩竭陀國禮儀國法。雖優填王國，結果亦採用王舍城國法。」時摩竭陀國人民，皆以本國為世界之中心，自稱為中國。國都王舍城，即中國之中心。王治下有甲透耶、甲透拉、閼大迦、閼大迦、迦確巴利耶五大富豪，應波斯匿王之請和羨慕，乃將閼大迦之子難陀迦耶，移民去拘薩羅。於此可見當時王舍城繁榮之一

印藏會業務報告

四六年五月

一、查大藏經款訂戶頗多甚至僅繳預約金者有之致使本會經濟受固有碍計劃進行緣本會印發藏經冊數之多寡係視各訂戶繳款金額而定至目前尚印發至第卅二冊此延緩之情本會對按規定繳款及繳清之訂戶表示十分歉意惟望大藏經款之訂戶能按照規定額及全部藏經早日完成迅賜匯繳是所至盼。

二、所發藏經如有印刷紙質方面缺點請各訂戶隨時指教俾便改進

王會修改曆法，置五年為一閏。

次頻婆娑羅王摩竭陀國王的，即有名摩提希夫人嫡子阿闍世。阿闍世王治世三十二年，其第八年時，釋尊入滅。阿闍世王雖亦非常信佛，但生性急躁，遂致有王舍城之說。據有部破僧事第十七卷：謂阿闍世王摩竭陀國領屬耆加國都瞿波之重稅，為父王頻婆娑羅呵斥見恨，乃變心與提婆達多共謀。為提婆達多所誘，於迦尸沙建精舍，每日供給提婆五百人份之白米；而提婆則依之得勢。同時王舍城為饑饉所苦，五百比丘，即拾佛而奔提婆。這時阿闍世王，於王舍城內，拘父禁母，如瘋若狂，佛亦出走避難。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四：謂此時阿闍世王暴虐諸國舉兵，入王舍城；四方苗稼，均為之壞。加之天降冰雹，國中饑饉，水災病疫，死亡相繼；人心遑遑，王並得病。阿闍世王晚年國內外漸多事，終為子優陀夷弑。阿闍世王死後，其前因後果誠令人爽然！

其次是西方作霸的拘薩羅。十誦律卷三十七說：「波斯匿王勝四瓶，瓶沙王勝耆摩羅果。」拘薩羅國位於西北印，屬大陸氣候。秋則寒風破竹，夏則汗流背脊。從此到釋迦族國迦里羅衛，塵土頗多。當波斯匿王父梵授時，雖已被稱為大王，國防亦很強盛；但在波斯匿王時，其半屬地釋迦族國，仍終日誇示其種族之尊古，未肯與拘薩羅王族通婚。

(下轉六頁)



佛法與科學

U Khin Moung 原著
李天培 譯

佛法是什麼？簡單的說，佛法就是佛陀的教言，也就是佛陀以他苦修內省悟得的究竟智而說的法。凡是想要做一個佛學者，就必須精研佛陀所說的經藏。但是對於在家居士而言，最要緊的還是首先要了解自然物質與心靈活動的生滅現象及其因果關係，所以要牢記這一要義。

首先讓我們先來研究一番自然物質生滅的現象。佛已經明白的說明「波」與「物質」的組成的性質是自然界質點最基本的現象，這是極合乎科學的正確性的。佛說物質最小的質點是在生滅不息的循環之中，其生滅之頻率在彈指之間即有五萬兆週。同時佛曾經指出即使在夏日被車輪所揚起之一微粒塵埃就由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個原子所組成，虔誠的佛弟子們的的確確已經從禪定或修持的工夫證悟這些真理，然而我還不能確信他們是否真能像佛一樣的計算出那些頻率的數字來。但是我體悟到一切由我們感官所辨別的物體都是虛妄，人生的種種苦厄也就是由這些虛妄的感覺所生。佛很科學的說明這是四諦，並且說明八正道，才是解決一切人生根本問題的方法。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現代的科學究竟能夠說明多少自然界的現象呢？科學的確能幫助我們了解不少宇宙的現象，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科學所發現的也正與佛所說的毫無二致。科學家們在佛之後也發現了「波」與「物質」的組成性質，他們用各種儀器，數學方程式與推理，並且用實驗及觀察去尋求解答。最後他們說明波有二種方式：集合的波叫做物質，非集合的波就叫做光，熱、電磁放射，

X光等等。他們可以把宇宙任何物質分解為波——宇宙沒有別的存在，惟波而已——。他們從量子論發現的一切如自然放射性，宇宙射線與放射能等均一如佛所說的。科學家告訴我們一克鎳以每秒 1.8×10^6 釐米放射三百七十億粒阿發粒子，他們也能發射極高週率之電波，其頻率可高達一萬兆週。當些科學家們以電子設備來產生這些高週率電波時就發現了生滅的過程。生滅的過程的意義也就是運動，而運動就表示了時間。由於時間的因素，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就在他著名的相對論中提出了自然的現象是固於以空間與時間所構成的四因次連續區中。這些都表示出科學家們也已經完全承認自然物質的動性，原子不再認為是靜止的結構了，近代科學是主要的證人。他給以充分的證據足以支持我們的佛法。我在其他的哲學中，從未看到像佛法有這樣有力的證據，事實上有些哲學家想證明有這樣有力的上帝，存在於宇宙之中，然而，這種超然不平等的上帝，在佛法中很明顯地不能承認其存在。

佛告訴我們衆生生存有四種因素，那就是（一）智慧，（二）心靈活動，（三）適當之環境，（四）食物。佛所說的物與心之間的心靈現象與因果關係，科學家們是絕不可能用他們的儀器，數學方程式，實驗，觀察分析與推理所能發現與體悟的。這是遠超於凡俗的智慧而須有究竟圓滿的大智慧才能體悟得到，這更不是一般科學家所能做到的，佛法與科學比較起來，就可知科學是有限之學了。

假如我們要研究科學智識的界域，我們將發現發展科學之方法乃建於下面兩種主要的基礎之上：

（一）科學家們的感覺——主觀的主體

（二）外界的現象——客觀的事物

主觀的感覺是由眼、耳、鼻、舌、身所形成，客觀的事物則由其性質而構成，爲了要了解外界事物之現象，科學家們乃觀察其實驗之結果，而所謂觀察不過只是一連串的感覺而已。在這些感覺形成了之後，大腦的組織才開始活動去思考這些事實。然後他們再用數學方法去完成科學的定律。這就是科學建立的過程，科學家們不能走出這個範圍以外去，因為外界的事物，若非用感官去認識科學家們是不能承認其爲絕對的或真實的。然而感覺只不過是事物之一像而已。已故的愛因斯坦也曾提出「感覺只能間接的告訴我們外界的事物，我們只能用臆測的方法去抓住最後一刻的印象而已」，科學也就止於此了。

我們再來討論佛陀偉大的究竟智。我們將驚奇於佛所發現的心性與因果律，這是佛法的基礎，佛說心靈的活動其間之瞬十七倍於物質界的最高頻率。在利那一動念之間即有五十二種不同的心靈活動。其最重要的還是因果律，衆生就在六道中輪迴。貪瞋癡是衆生苦厄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天道之上，雖然天神的壽命比人類的壽命長得多，但是也終不免於六道輪迴。

最後，我特別指出只要我們虔誠地去研究佛法，那就可以增進我們的智慧，就可以了解所謂人生就是在喜、怒、哀、樂中循環不已。在我們完全了解了人生之苦痛以後，我們就可以藉修持的工夫來求得解脫。然後就可以驅逐愚癡，消除慾念。智慧愈增進則妄念愈微，佛就是在得到究竟智以後到達無上正等正覺。所以佛教教我們說正精進是八正道的第一步。八正道就可以得到人生究竟的解說。

總結說來，我並非藐視近代科學。相反的，他們科學知識的高度進步正可以幫助他們去了解佛法，並且去做修持的工夫，唯有佛法可以導致人類的繁榮，因為這個緣故，我呼籲科學家們應該去研究佛法，並且用科學的語言去解釋佛法。



各位聽衆！大寶積妙慧童女經，在上星期一已將當機請法分講完，向下去講般若許說分。經文上接「大悲無上尊，唯願爲我說」以下，是這樣說的：「爾時佛告妙慧童女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此深妙之義，諦聽！諦聽！善哉！善哉！當爲汝說。」這經文裡面的善哉善哉，就是歡喜；諦聽諦聽，就是許說。因爲妙慧童女所提出來的問題，是爲着每一個人的生活康樂，眷屬美滿。也爲着具有超人類思想的人，謀得一個澈底的解決。下文 釋迦牟尼佛，對於童女所提出來的問題，皆有很確切的答復，我們如果還循 釋迦牟尼佛所答復的一一做去，那末，既可以獲得完善的人生，也可能超脫這五濁惡世，達到你理想的境地。所以妙慧童女的問話，丟開了自己而是爲着天下後世的衆生，可算是仁人之言，其利益有不可得而思議者。因此，釋迦牟尼佛乃稱讚他說：善哉！善哉！也就是說你所提出來的問題都很好啊！好在那裏呢？所以接續又說：「善哉！善哉！此深妙之義，」他的好處就在深妙的兩個字，這就是我所說的般若。什麼是深妙呢？因爲一般人的思想，祇是着眼在生活享受上如何能獲得美滿，對於生前死後的問題，以及如何懺悔過去，培植將來，由淨化自己的身心，以求超然物外的自由解脫，那是根本顧慮不到的。人所顧慮不到的，而妙慧以童年的女孩子能顧慮得到，所以稱爲深妙。因此 釋迦牟尼佛又叮囑他「諦聽！當爲汝說」。這幾句話，應當顛倒過來講。就是說：你的問題，都問得很好，我應當爲你講解，但你也應當誠諦而聽，聽過了以後，還要加以思考，明白了以後，再不要忘記。釋迦牟尼佛，在說法之初，往往多有與此相同的叮囑，因爲佛的出生於人世間，說佛法，度衆生，猶如優曇華一樣偶爾一現，絕對不是常有的事。幸而能遇到佛出世間，親耳聽佛說法，如果如春風過馬耳，漠不關心，聽了以後，不加思考，不實地履行，那何如不聽呢？比如說：我們的父母在日，他常會約束我們的行爲，教導我們如何立身處世。做兒女的往往自己以爲長大了，了不起了，父母有什麼話說，總是感覺到嫌囉嗦。等到父母死了以後，再想聽他一句兩句話，可不能夠了。所以佛陀往往把弟子們當兒女一樣，不惜苦口婆心，叮嚀囑咐，都是這個用意，這是我所說的般若許說分，許說的兩個字。妙慧童女，當然是聰明透頂，深深的體會到佛陀的慈悲，所以他滿口承認的說：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唯然者，承諾之詞，就是說：是的！世尊啊！我願意接受你老人家的教誨，願意聽你的說話。

「佛言：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受端正身。何等爲四：一者，於惡友所不起瞋心。二者，住於大慈。三者，深樂正法。四者，造佛形像。」

這是 釋迦牟尼佛答復妙慧童女，第一個問題的經文。這四個方法裏面的第一不起瞋心，和第二住於大慈，正是藥病一對。瞋心是病，大慈是藥，以大慈的藥治瞋心的病，佛陀的教人修治的方法，大概都是這樣的。瞋，一般的說起來就是怒，人們每每遇到悖逆的環境當前，往往不期

(上接四頁)
於釋尊成道時，領土有拘薩羅與迦尸，獲得第一等，強國之聲譽。波斯匿王爲王子時，曾深厭恨先王大臣提達維羅王；及自己即位後，乃虛心設政，成大國間領導地位，被譽之爲盟主，奈國土平廣，諸聚落甚遠，且常被饑饉所襲。雖晚年，王猶辛勤不能自己。

傳說波斯匿王有幾多王子王女。其中以施捨半分祇園精舍的祇陀太子與末利夫人所生之琉璃王爲最著名。波斯匿王亦酷信佛教，即位後便求婚於釋迦族女。詎釋迦族仍自誇種姓，僅以婢女密充之，是即末利夫人。末利夫人子琉璃王，幼小隨母來外家，登釋尊新講堂，被釋迦族人辱罵爲賤婢之子，懷恨於心，即與將來欲滅亡釋迦族之念。

在這以前，釋迦族佛父淨飯王，九十七歲高齡而死。釋尊及子羅睺與釋尊異母弟難陀，可以繼承承釋族王位的，都已出家，惟釋尊從弟阿闍世，出而即位。阿闍世爲一善好大人，長於弓術，有威勢力；琉璃王係其孫輩。

這時迦毘羅衛，佛教隆盛國力充沛，而舍衛城波斯匿王，據說有大將邦督拉，總覽裁判，權勢赫赫；波斯匿王對之心生恐懼，遂信讒言，將之謀殺。謀殺後，王復不忍，即立其甥阿闍世爲王，欲爲其大將之位。誰知阿闍世確拉耶拿心懷險曲，欲爲其舅復仇。於是乘波斯匿王與行雨夫人巡視烏龍伯邑時，即盜王印入城，立琉璃王爲王。波斯匿王聞訊，便偕行雨夫人，說出拘薩羅之險，去王舍城，求助於阿闍世王。不幸晝夜奔走，辛勞過度，而抵王舍城時，城門已閉。不得已，被饑困交逼於城外，至園圍食蘿蔔而斃。

一方面琉璃王甫即位，即挾其大軍深恨，趕赴迦毘羅衛，大事屠殺。這時釋迦族雖也開城迎戰，但醉心於佛教認殺生爲無上罪惡，致不能充分應戰而敗。這時摩訶男，悲傷種族之被滅，乃向琉璃王哀求，允許彼投水，自殺至屍被浮起後爲止，停止攻殺，讓釋迦族逃命留種。琉璃王畢竟尚未斷絕

然而然的就耳紅面赤，或拍案大罵，甚至拔刀而起，拼個你死我活，所以人世間上有許多慘絕人寰的慘劇，都是這一怒的後果。怒，不一定都是無理由的，祇是怒的後果，是悽慘的，是結下了生生世世的怨仇，使你現在在心理上感到煩躁，像火一般在燒他生他世，永遠為怨仇糾纏，不能解脫。所以華嚴經四十九卷普賢行品上普賢菩薩說：「佛子！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如諸菩薩，於他菩薩，起瞋心者。」普賢菩薩的意思說：菩薩未達極果，百千萬障門開，瞋怒真是可怕啊！大的過失，莫過於此菩薩於彼菩薩起瞋恨心。因為一念瞋心起，百千萬障門開，瞋怒真是可怕啊！因為他的可怕，佛陀才教我們要學習忍辱，忍辱：不一定每一個人都不到，然而，如本經所說的「於惡友所不起瞋心」，這就很難了。因為既是惡友，則他所加於我的惡行為，當然是無理，無理的惡行為，那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但佛弟子因為要成就自己的道業，應該是難忍能忍的。宋朝的蘇東坡，曾經說過：「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所以能忍，不一定是與弱的事。金剛經上，釋迦牟尼佛曾把他自己忍辱的工夫，表示出來，作我們的榜樣，他說：「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佛陀的意思是說：我於過去為歌利王以無情無理的態度，加害於我，這種加害，不是打罵，不是毀謗，而是割截支解我的身體，你們看！這還有誰能受得了嗎？但我於歌利王，絲毫不起敵對想，相反的我還發願，我願將來成了佛以後，第一個先度他學佛，不聽的話，我如果有人相我相，我當時應當大動其瞋心。我並沒有動瞋心，這足以證明我已實踐了我的無我相，無人相的理想。像我這樣的忍辱，還不祇歌利王一次，我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皆是鍛煉這忍辱無瞋的工夫。我們讀到這一段經文，就可以知道，佛陀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的光榮和偉大，是怎樣換取得來的。各位聽衆！在家學佛，並不一定要博通三藏，能說會道，才叫做學佛。祇要在佛陀的行為上，學得一點一滴，就如佛陀的忍辱行吧，我們能學到這一點點，家庭之間，社會之間，與人相處，就可以受用無窮，並且還可以養成遠大的志趣，而成就其驚天動地的事業。如果專在文字上鑽網孔，憑你的環境許可，鑽通了，至多也不過是一個佛學者，而不是一個學佛者。萬一不幸，憑着我見，私見，或感情作用，而起了一偏見，那就要遭害無窮了。破戒不足為病，破見才是大病，因為破戒是個人的私德，見解是公諸天下後世的。倘若能够傳通三藏基於正見，不偏不倚，更能以身教而自行化他，這正是我們日夜所祈求而佩服的在家菩薩。以上對於第一句，於惡友所不起瞋心講完了，向下去再講第二句住於大慈。

大慈是什麼呢？慈字的定義，是與一切衆生之樂。也就是學佛的人，隨時隨地應該給與一切衆生的快樂，不應該使衆生因我的言語、行動、而感受到苦惱。慈心的出發點，是基於一切衆生，佛性平等。一切衆生，在外貌上、知識上、福報上，是有種種的不同，但心理上的要求，並沒有兩樣。所以儒家基於人類的平等，也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佛家基於一性平等，人受苦惱和我受苦惱是一樣的，而且有與其人受，不如我受的教條。梵網經上說：「好專向他人，惡事向自己」的話，足以證明。因此，對治瞋心，必須要住於大慈住，是安住，也就是以大慈心為出發點，運用大慈來降服瞋心，所以前面說過：瞋心是病，大慈是藥，以大慈藥，治瞋怒的病，不使瞋怒的火，燒了功德林，以便成就三身四智，萬德莊嚴的佛果。

人性，便允許了摩訶男之請。此中有向西方逃去的，向尼泊爾逃去的。後來尼泊爾之佛教隆盛，即由此而來。尤其釋尊從弟阿難之眷屬關係，大夕逃往尼泊爾。事過後，曾恭請阿難訪問過尼泊爾一次。再說投水自殺之摩訶男，歷很久時間，猶不見其屍首浮起；經查尋，方知彼已將自己之頭髮，繫縛於水底樹根之上。同時釋尊雖已解脫離俗，但亦不忍自己種族之被滅亡；曾三度立於琉璃王軍前，請其「幸念親族分上！」阻止其前進。

由於琉璃王弑父，滅釋迦族，殺兄祇陀太子等一連串之殘暴，乃引起拘薩羅國整個之不安。即於不安狀況下，舍衛城忽然大火，迫使琉璃王逃至海上船中，而船中亦復大火，琉璃王乃殉葬海底，與該船同歸於盡，此時距離滅亡釋迦種族方七日，竟使拘薩羅人亡政息，冰消瓦解，不復再有拘薩羅大國之聲威存在。

除上所說兩大國之外，餘兩大國，即拔沙與跋祇。拔沙係南印案達羅至北上舍衛城間十六大國之一，國都憍賞彌（拘薩羅），為聞名之產蠶盛地。國主優填王，最初作牛頭梅檀佛像，為佛教美術上有名之史實。其妹嫁與淨飯王，為淨飯王王妃之一。跋祇大國，隔恒河，位於摩竭陀國之北，係離車族與提提等族之同盟共和國。此兩大國，於釋尊住世期間，變化較少，這裡亦姑從略。

謝水瑩先生新著

碧瑤之戀 十四元

菲島散記 七元

女兵自傳 二十元

本館鄭重推薦

出版處：力行書店

臺北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七號

為什麼要紀念佛陀？

文 殊

在距離現在二千多年前的四月初八日，被稱為四大文化古國之一的印度，迦毘羅國淨飯大王的宮殿中，生了一位英勇而聰慧，相好而仁慈的太子。這不但是釋迦種姓的一族之光榮，而亦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幸福。為甚麼呢？因為世界自從那天起，便露出自由平等的曙光，人類也自那天起獲得慈悲的撫慰和真理的啟示。同時，迷惑在黑夜裡的芸芸衆生，從此得到了智慧的燈塔，沉溺在苦海中的無邊有情，從此也得到了救生的舟航。所以，四月八日是一個不平凡的光榮日子，也是極其值得我們慶祝與紀念的誕辰！

現在，一年一度的光榮日子已降臨於人間了，我們佛教同仁，都不約而同地熱烈慶祝，但，我們為甚麼要紀念佛陀？我們應該怎樣紀念佛陀？我認為，這是極其值得我們研究的：

一、為什麼要紀念佛陀？

許多人都以為佛教是一種最落後的宗教；而把佛教徒們對於佛的敬頌與禮拜，當為是一種無聊的迷信行動。其實，佛教並不是落伍的宗教，而是世界上最高超，最圓滿，既能適應任何時代，更能改良任何時代的一種偉大無匹的宗教；佛徒對佛的稱讚和禮拜，更不是無聊的迷信舉動，而是有極特殊的意義存在，這裡，我們可以分開四點，來說明我們所以紀念佛陀的意義所在：

A 佛陀是民主思想的前驅者

我們知道：當佛陀誕生的時候，印度的社會階級是非常嚴格的。當時印度的政策，也是極端封建的制度；平民與貴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無形中建築了一道深廣鴻溝。他們不但生活享受是那

麼懸殊，而且尊卑的待遇又是那麼不平，仁慈的太子，眼看著那些征服者的驕奢淫逸縱橫無忌；而被征服者，却永遠過着大馬般勞苦生涯，當盡種種無情的殘酷壓迫，備受種種不平等的束縛和不幸的遭遇。於是，激發了剷除社會的黑暗，推倒人間的不平，和衝破尊卑的界限之意志，鼓動起打倒階級的歧視，推翻封建制度的雄心，和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政策，解救苦難的群衆的悲願，不過，智慧的人，深知自己理想中的民主政策，絕對不是利用權威的暴力的革命可能成功，因為歷史上很顯明地告訴我們：凡利用武器的暴力來革命的人，結果不但不能拯救人類，反而把人類投擲於無窮期的戰爭深淵，給人類帶來無盡頭的浩劫與災難。因此，佛陀便決意來一次純以真理、慈悲、正義、同情與悲憫為出發點，以理智代替衝動，以真理代替權威，以建設代替破壞，以教育代替殺戮，以因果的警誡代替法律的懲治，以慈愛和道德的感化代替武力的征服的空前絕後的流血革命，來實現他理想中真正民主自由平等，而充滿和諧與喜悅的理想社會，由此，可知佛陀是一位反對暴力，打倒極權，推翻封建制度的先鋒，是一位民主思想的先驅者，也是一位真正為民族自由平等而奮鬥的偉人。

B 佛陀是發掘真理的覺悟者

佛陀既然反對暴力而欲運用真理來作為不流血革命的主要力量，那麼，先決的條件，自然是要了解，要獲得宇宙人生的真理，然而，甚麼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呢？宇宙人生是誰創造的？是用甚麼原料構造成功的？宇宙間為甚麼老是春秋變換，寒暑互交？為甚麼春天的氣息，夏日的炎熱，秋天的蕭殺，冬季的苦寒，朝露的光輝，繁星的閃爍，暴雨狂風過後的彩虹，臘月殘冬過後的生機，鳥雲散移的月光，黑夜過後的黎明……這一切的一切都永動不息地以嶄新的姿態出現？人生為甚麼老是生來死往，循環不已？為甚麼人生要有生老病死的是生來死往，和不如意的專常十之八九的種種苦難呢？同時，人類為甚麼貧富貴賤，智愚聖不肖來得那麼懸殊？

他們的環境與遭遇又是那麼苦樂天淵？為甚麼有些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結果還是淪為風塵，懷才不遇？為甚麼有些「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的人，却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為甚麼公理與正義，正義與欺侮，光明與黑暗，正直與奸邪，良善與殘忍，擁護與陷害……總是永遠追隨在一起，永遠是互相仇視，互相破壞，使人類永遠陷溺於苦樂參半的泥沼中？使人類永遠徘徊在光明與黑暗的路旁？是誰在主宰？又是誰的安排？這些問題在人類的心目中，是一個謎，一個似乎不可解答的謎。

當然，在悉達多太子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謎，太子為了擊破這個人們認為牢不可破的謎，曾經拜訪過當時印度一般負有盛譽的權威學者，也曾訪問過阿羅藍和鬱陀兩位仙人，可是得來的却是失望，原因是當時印度的權威學者和仙人的智慧程度，絕不可能窺見宇宙人生的原理。但太子並不因此而打退他追求真理的初心，反而再接再厲地本著尋求真理的本衷，和不屈不撓的大雄無畏精神，向著追求真理之途邁進。如是經過六年的辛勤探討，苦心鑽研，終於以敏銳而精明的智慧衝破了宇宙人生的謎網，發現了整個宇宙人生的真諦，明白了宇宙循環不息的底蘊，人生生老病死苦的根源。顯明點說：佛陀透視了宇宙人生的一切，並不是萬能之神所創造，更不是甚麼神在支配着人生和宇宙。而創造宇宙，支配人生的却是我們每個人內心中所蘊藏着的潛勢力——業種子，無論是宇宙間一切森羅萬象，有情無情，通通都是我們個人最高的心靈中所烙印下過去生活中所留存下來的習氣，這些習氣是良善的；相反，這些習氣如果是不良的——惡種子，那自然會招來痛苦與惡惡的結果，所以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那麼人生的一切美惡好醜都是操之在我，絕不由人如果我們若欲獲得善美的世界和幸福的人生，只要今後能够把握自己的身心的活動，去發揮內在的創造能力；一方面去抑制那造成生命痛苦的動機——惡意識，一方面去展開那促使生命走向快樂的原動力——善意識就行了，這就是佛陀獲得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後，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與解答，所以，佛陀是一位衝破宇宙人生的迷網，而

覺悟宇宙人生最高原理的聖哲。

C 佛陀是自由平等的倡導者

自由是全世界，全人類所共同要求的對象，而平等又何嘗不是全人類所共同要求的對象？所以美國獨立宣言說：「全人類都是生而平等的。」法國人權宣言也說：「人是生而自由並且平等的。」羅素在(What is Freedom)一文中指出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當然，佛陀在未獲得人生真諦以前，也是希望當時人民獲得這樣的自由。可是，當佛陀發現了人生真諦之後，却提倡生命的畢竟自由，為甚麼？因為我們雖然可以獲得「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和平集會與請願之自由，身體自由，財產自由」(美國憲法)或更多的自由，但生而自由，死而能自由嗎？「英雄最害怕病來磨」，你能逃避疾病的侵擾嗎？誰不愛惜自己的青春？但您能自由挽留青春不許它永逝嗎？不，決不！所以我們縱許在社會上獲得種種行動的自由，但對於生命的「生老病死」必經的階段，終難自由，必須消滅生老病死等痛苦，徹底取消人生「生老病死」的禍患，使自己的生命從生老病死的魔掌中解放出來，然後始能得到生命畢竟而永恆的真正的自由，同樣，社會上的所謂：「平等」也是虛偽的，當然也是無法實現的，正如孟子所說：「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相在百，或有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這顯然是說世間任何事物是絕對不可能做到根本的平等，唯有佛陀所發現眾生本具的理性才是真正平等的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平等平等，無有高下」所以眾生和佛是平等的，可以說教徒和教主是平等的，所差的不過教徒是未成之佛，教主是已成之佛吧了，像這樣平等的教理比較任

何宗教都來得高超的，故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法指歸平等性，市民終見自由人」王止峻先生在「論精神自由的境界」一文中說：「從古來到現在，世界上思想自由的境界，最高深廣大者，莫過於佛教教主釋迦如來。」所以我說佛陀是自由平等的倡導者。

D 佛陀是慈悲博愛的救世者

佛教主張慈悲博愛：慈悲與樂，悲者救苦，顯明貼切，佛陀在他那種悲憫憐憫的同情心和正義感驅使之下，對於宇宙一切眾生無苦不拔，無樂不與；不但拔除現在眾生的生活環境所遭遇的種種苦難，亦能拔除眾生生命的安穩的快樂，更能使眾生獲得生物質享受與精神的安穩的快樂，無給予一切眾生真理生命自由平等的解脫和人生最高境界的幸福與快樂。凡是有生命有心識的動物，無論是人，是畜，或是飛禽走獸如他們通通都有資格和有資格有機會接受佛陀慈悲的恩澤。所以佛陀的愛是慈悲博愛，佛陀在慈悲博愛真摯情感的激勵下，不忍獨享自己所得的真理生命自由的最高快樂，而倒駕慈航，誕生到這惡濁的塵世來，給予眾生真理的啟示，慈悲博愛的安穩，博愛的溫暖；更希望一切眾生在他底仇恨意識，寬恕他人的罪過，擴展人性內在的慈愛與良知，乃至和自己一樣成為宇宙的大覺者——佛陀，以使全人類得救，全世界得救，因此，我說佛陀是一位慈悲博愛的救世者！

綜上，我們知道佛陀並不是一個來無踪去無跡的神仙，也不是佛徒們理想中玄想出來的人物，更不是逃避現實消極避世的悲觀者，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愛好真理，悲憫人民，而為了救濟被壓迫

而非差別：……「國父也說：『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因此，佛陀是極其值得我們的禮敬，紀念，和模倣的。」

二、應該怎樣紀念佛陀

不錯，佛陀是人類史中一位空前絕後的偉大完人，我們應該紀念他，但我們應該怎樣紀念他呢？不是只用香花的供奉，虔誠的禮敬，梵唄的歌頌，就算是紀念佛陀了？不，這不過只用以表示我們心對於佛陀美滿人格，高超的道德，湛深的智慧，獨特的思想與抱負無限無限的景仰與敬戴吧了，真正的紀念佛陀，是應該推動佛陀自由平等的主義，和民主的思想，使佛陀的自由平等來代替現代的平等與專制，逼害與強權，以促進社會自由平等的制度，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使佛陀真理之光，照耀工作，以開揚光大佛陀的真理使佛陀真理之遺志，乘著佛陀慈悲博愛的宗旨，實踐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種種犧牲自我的大雄無畏之精神來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社會而服務，這樣，才是真正的紀念佛陀！

今天，面對着這偉大而光榮的日子，我萬分盼望佛教同仁及各界人士在明瞭「為甚麼要紀念佛陀」的意義之後，繼而做到「真正的紀念佛陀」那麼，不但人類的幸福，而亦是世界和平底光明。最後，我虔誠地祈禱，祈禱慈悲博愛的佛陀，賜福慈給全人類。

茲承 (慈不稱呼)

一、董事：顏赤九捐助一千元，李奎璧、張月珠、蘇泰楷各捐二百元，周青蓮助一百元，黃玉圓通、侯本智、周本譯、時本嚴、李觀靈、周本澤各捐五十元，張觀怡、蔡觀依各助廿五元。

二、讀者：李本慈、劉董連琴各助壹百元，惟真師助三百元，杜家齊、楊經緯、李鑽石、杜麗水、陳家興、李萬得、杜麗鴻、王明湖、吳輝焜、何聰敏、林進義、葉洪、郭玉衡、李玉麟、柯黃玉各助卅元正。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收入部份

讀者捐助 一〇〇〇
董事費 四〇〇
廣告費 五〇〇
訂刊費 八五八
上期結存 一八〇九
共收 三六六八、三四

支出部份

支印刷費 一二五〇
支鐸版費 七三〇
支打字紙 一八〇
支郵資雜費 二四〇
共支 二四四〇
結存 一九二四、六四

第九卷四期收支報告

值得紀念的日子

梵影

這是二千多年前的事了。

鮮紅的太陽，將大地照成一團爐火，鳥兒雖有廣闊的天空，却怕晒暈了牠們的頭顱，深藏窩巢，不敢出來自由自在地飛翔。小小的蟬蟲，也只有躲在樹陰底下，不敢露面，有力無力地偷偷唱幾首歌兒解悶。雖然這時還是初夏，是古代迦毗羅衛國的初夏，但在熱帶的印度，其熱度不減於我國的伏天。（筆者身遊印度，故作氣候描述）

幽靜雅緻的蘭毘尼園，傳出了一陣騾動，瑰麗堂皇的皇宮中，響起了噹噹鐘聲，整個大地，現出許多無奇不有的瑞相——共有三十二種瑞應，原來，這些都是為了悉達多太子的誕生。淨飯王，是迦毗羅衛國一位有道的明君，政治嚴明，愛民如子，他得到了太子降生的消息，歡欣得老淚掉出來了，老年得子，使他太興奮了，他舉國子民，知道了新君出世，也個個眉飛色舞，同伸慶祝。

從此，冥冥的長夜裡，有了明燈，茫茫的苦海中，有了南針，熠熠的火宅內，有了雨澤，迷途的險道上，有了路碑。歸於大道的衆生有了依歸，流離於三界的有情有了彼岸，沉溺於波濤中的含識有了投奔。好了，真的好了，大家不必傍徨，不必驚怖，不必失望，不必哀傷，有了導師的指點，可以覓取清淨的樂土，究竟的故鄉。

好一位悉達多太子，果然不負衆

望，他，雖生長於皇宮，出身尊貴，吃的是美味珍饈，穿的是綾羅綢緞，上有父王的寵愛，下有子民的擁戴，嬌妻如玉如花，美妾似雲似夢，這一切高等享受，處處稱心，樣樣滿意，然而，這位智慧超羣的太子，有着一顆純潔無瑕的獨特性，他知道，富有四海，威震五洲，到頭來難免被空虛奪去，徒招遺恨，眼前的境遇，的確是多采多姿，美麗極了，但那無常變滅來迫害，又怎能逃得出它的魔掌？於是，太子打破了傳統的觀念，棄捨儲君，不要王位，跳出富貴的藩籬，獨破色慾的陷阱，毅然地去尋求他理想的目標，真理的寶藏。

經過五年參訪，六載苦行，受過炎熱的煎熬，經過風雨的摧殘，遭遇雪山寒流的侵襲，遇過天魔的擾亂。難行能行，忍受過多少磨折，飽嘗過多少苦難，但無論怎樣，也不能稍改太子修持的雄心，奮鬥的精神。最後，他勝利了，悟得了宇宙奧秘，明白了人生真諦，證到了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尊號釋迦牟尼，肩負起說法利生的偉大事業。

佛陀救世度生的方針，完全是從根本入手，他的教義高尚而究竟，圓滿而徹底，人人能接受，「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就是最好的寫照，既迎合於古代，也契合於今時，只要你生起信仰，投進這位慈悲老人——佛陀的懷抱，受到法化，把你塵濁污穢的身心，變得皎潔圓明，清淨自若。

談到今時，也就是談到現在。在當今的世界圖裡，只有自由，平等，獨立這一類美麗動人的名詞受尊重，受歡迎，最吃香，最富吸引力，最有誘惑性，多少民族為它而流血，多少人民為它而犧牲，多少主義為它而追求，多少宗教為它作宣傳，全星加坡的人民，也正為這件事而在爭取，所以我要將自由、平等、獨立這三個幸運兒，來配合佛教的教義，事實上，唯有佛陀所說之法，才能使你得到真自由，真平等，真獨立。因此這三個目標，不但於一般人們所渴望，同時也是每個佛徒所憧憬的。

我要申明，我這所談的自由，平等，獨立，不是用政治手腕去爭取，不是以軍事行動去奮鬥，純是站在佛陀的立場達成目的，因為政治和軍事所爭取的，不過是國家的主權，領土的完整，教育的尊重，民族解放的干涉，像這樣的，許多國家早已得到了，許多人們早已享受了，即相隔一衣帶水的馬來聯邦，也快要降臨了，我們的新嘉坡，不久的將來，這個理想總會實現的。

那末，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自由，平等，獨立之可言呢？有的，這裡所談的自由，平等，獨立，是心靈的主使，是肉體的關鍵，比前者重要百千萬倍，是每個人，不是每一個有情衆生的切身利益，不是故作驚人語句，誇大其詞，事實的確如此，且聽

我一道來：

先談自由：人的身體是不是得到自由？人的心靈是不是得到自由？沒有，絕對沒有。別的不說，痛苦就是給肉體不自由的鐵證，我們看過或者也受過痛苦的纏綿，痛得喊爹叫娘，呼天嘶地，他或她們又何嘗不想擺脫痛苦，得點安靜，可是身不由主，發出痛苦，毫不給他（她）自由。談到心靈的自由，那更不可能，除非你不造業，不動念，否則入胎，鑽馬腹，豬狗做你的房舍，牛羊是你的住家，你想不去也不成了。

其次談到平等，只要是有個理性，有知識的人，都希望自己生得英俊，瀟灑，體態，漂亮，清秀，端莊，可是命運偏偏作對，生出一副難看的臉孔，令人見了作嘔，與那些美貌如仙的人媲美，這是肉體的不平等。有聰明人，想的是頭腦聰明，智慧，強幹，精明；有的人頭腦遲鈍，愚昧，無知，脆弱，拙劣，不用說，這是心靈上的不平等。

其次是談到獨立，獨立，就是不倚賴任何一方面的。但社會是聯系的，人怎可獨立而生存呢？肉體需要飲食來灌輸，空氣來調和，運動來補助，談不得獨立。心靈要求知識，受教育，勤學習，也談不得獨立。若不這樣，而閉門造車，死守心竅，妄認獨立，那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就是跟別人開玩笑。

知道了自由，平等，獨立不是從政治，軍事得來，同時更要知道不是由科學或哲學得來，唯有佛陀領悟的原理，真實的學說，才是「自由」的媒介，「平等」的鋪路，「獨立」的橋樑，而脫離肉體的痛苦，心靈的束

縛，得到解脫的境界。

法音初唱，始於鹿苑，當時佛陀以「四諦」法為度生主幹，四諦就是苦、集、滅、道這是五古不變的真理，佛出世後的要法。「苦」——人世間真是太苦了，貧病相連的苦，飢寒交迫的苦，顛沛流離的苦，生活奔勞的苦，老態龍鍾的苦，失戀哀愁的苦，所求不遂的苦，冤仇相對的苦，戰火摧殘的苦，強徒迫害的苦，貪嗔癡慢的苦，五陰熾盛之苦，苦，……唉！還有許多說不完的苦，更有一些意外的苦，太多了，太多了！這些數不清，算不完的苦，到底是怎樣來的呢？是由於多生多劫積集起來的，所以叫做集，「集」——也就是惑的意思，惑是不明白的代名詞，就因為不明白才去造種種業，有了業才招來了許多無謂的苦果。自作自受，別怨天尤人。

既然理解了苦的淵源，集的深義，就不能輕意放過，不可再被苦集來糾纏，必須把苦集徹底摧滅，消滅殆盡，使它不再萌芽，沒有翻身的餘地。於是道應運而生，以對治苦集的猖狂，「道」——這包括得非常廣泛，統而而言之，不出戒定慧三無漏學，統而書之，不下四如意，四善根，四念處……等三十七道品之法，苦集醫匪盜，道品喻軍警，軍警的天職是掃蕩匪盜，保國安民，道品的責任是摧毀苦惑，建立涅槃，這便叫做滅了。「滅」——匪盜消聲匿跡，社會安寧，軍警則無用武之地，所謂有不如無，苦惑斷盡，不復為害，道品也無效勞之處，正是「滅有還無」，不外這個道理，到了這步田地，身心等於

虛空，還有什麼不自由呢？

其實，苦惑是虛妄假相，只因本有真心被它蓋覆，便作起怪來，無端造反，今借重道品的力量，征服叛黨，恢復真心本然，這就叫做滅假等於零，真心仍是真心，自由還我自由，無拘無束，逍遙三界外。

從四諦再跨進一步，那就是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這十二支也叫十二重城，又叫十二揀園，名字固不同，其互相為因，互相為緣，牽連不息，纏綿不斷，重重圍困，真如一本體則無差別。

因有「生」，是由「無明」作怪，無明從何而有，皆因「行」去造作，行却受着識的支配，識受了「名色」的引誘，名色落在「六入」的圈套裡，六入受着「觸」的傳染，觸中了「受」的鬼計，受勾上了「愛」，愛拉攏「取」，取又去串連「有」，有攔攔「生」，生仍逃不了「老死」的摧殘，再跌入「無明」殼內，就這樣手牽着手，誰也不肯罷手，但誰也不負責，誰也不認罪，就這樣你推我讓，成了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造出生而死死而生永無休歇的輪迴，怪誰？怨誰？禍魁是誰？

十二因緣已將生死來龍去脈，直裸裸地透露出來，但仍沒有找到它的源流，這還可約三世來說，無明、行是過去世的因，識、名色、六入、觸、受是現在世的果，愛、取、有是現在世的因，生、老死是未來世的果，要想推倒生死根株，最好從無明入手，這叫做順生流轉門——當然也有從老死起觀的，因此就叫做逆滅還門

——無明是個最壞蛋的傢伙，它是惑的幫凶，心的死敵，我們不要留情，必須將它「驅逐出境」，沒有它的主使，十二因緣就要瓦解，沒有它的挑逗，生死水源就要乾涸。

心，好像是一池清水，靜止明潔，受着無明風吹動，激起了波濤，釀成了巨浪，沖得山崩地裂。幸有佛陀的聖教，依教起觀，制止狂風暴雨襲擊，有朝一日風平浪靜，水清池底現，真心不失為真心，與正覺佛陀的心，一樣一樣，梵網經說：「我是已成佛，你是未成佛」，就是發揮心地本具平等的真義，「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無差別就是平等，楞嚴經說得好：要平大地，先平其心，心平則一切皆平，肉體還有什麼美醜可分？這才是澈底的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平等。

四聖諦，十二因緣，是兩枚鋒利的寶劍，斬斷煩惱絲，砍斷惡業苦，殺得魔軍——見思——棄盡拋甲，潛形歛跡；力保明主——真心——突出重圍，安返基地。現在「六度」——四攝——再加入戰團，有如原子彈二彈，投進「塵沙惑」的巢穴，炸斷了「無明惑」的歸路，從此，佛教的教義再擴充，佛教的思想再拓展，已達到登峯造極，盡善盡美的高潮，有如錦上添花，官上加爵，是那樣高起，是那樣絢爛。

四諦和十二因緣，主要是利於個己，六度與四攝之法，出發點是普濟羣倫，所以佛陀扶習潤生，三祇修因，百劫種福，功行圓滿，萬德莊嚴，才有獨樹一幟的資格，才有嚴淨佛土的幹才，才能負起教化眾生的使命，

成立一個獨立佛國，這才如東方之琉璃世界，為藥師如來的獨立佛國，西方之極樂世界，為彌陀之獨立佛國，本土之娑婆世界，為我釋迦教主之獨立佛國（指佛的境界），這些佛國裡，只有清淨，沒有污濁，只有成功，沒有失敗，永遠不會被人侵佔，也永遠不致被人攻陷，像這樣獨立，才是真正的獨立。

自由，平等，獨立，三者是有其連帶關係的，試看，沒有獨立的國家，受人家的宰割，擺佈，一切的自由都被別人剝奪了，那裡還談到平等？自己的鼻子由別人牽着走，要談獨立，那只是癡人說夢，妄想天開。前面我說的自由，就包括着平等與獨立自由在內。在心靈上來說，心靈，雖經塵沙，無明蒙蔽而不失，雖受見惑，思惑纏繞而長存，它——心靈本來就具足了自由，平等，獨立的條件。

解決人生的癥結說過了，再來闡開宇宙的歷史，「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這是阿難尊者提出的疑問？不錯，我們也要問：宇宙萬有是怎樣構成的呢？關於這個道理，大聖佛陀在楞嚴經中，說得淋漓盡致，解到得精彩百出，當然，我不能把全部楞嚴搬了出來，只說扼要一點，揭穿宇宙萬有，是因緣所生，因緣是怎樣有的？實由心力所造，心何以會現這種種的假相？是吃了無明的虧，無明的前身又是因心的妄動，這樣一來，便造出虛妄的生死，幻化的世界，不實的假象，紛紛擾擾，混混沌沌，弄得難解難分。

「一念不生全體現」，是真心湛

寂，「六根才動被雲遮」，是無明妄為。心，它是主宰一切的，心不動念，六根就不會動。六塵牽走，根、塵互無交往，六識也就起不了傳遞作用，到這時，心靈大可優游自得，得大自在，破無明殼，竭煩惱河，投入大自然懷抱中，復自真如本體，山河大地，化為烏有，草木叢林，蕩然無存。正是：生死業緣同時了，無明煩惱盡皆休。

啊！佛陀，我最敬愛的佛陀，您的證悟太高妙了，您的理解太透徹了，您的思想太崇高了，您的言論太精微了，您的願力太宏深了，您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我等苦惱眾生，您的功德罄竹難書，歎莫能盡，您所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四攝等深奧哲理，抑壓了洶湧澎湃的怒潮，開放了甘泉美露的法水。

記得去年今日，我也曾為佛誕撰文，我說：「不是佛陀之明燈，誰能出天長夜？不是如來之啓示，誰能悟真如不滅？」今年祝誕，我又有兩句口號：「沒有如來出世，我們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沒有佛陀降生，我們永遠在迷途上徘徊」，佛陀的降生，就是給予我們的光明；佛陀的誕生，就是給予我們的覺路。追源溯本，撫今思昔，我們能够反迷就悟，背塵合覺，離苦得樂，超凡入聖，都是佛陀降生之厚賜。

四月十五日——我國沿習四月八日，是我釋迦牟尼佛誕生的好日子，這是一個多麼難忘的日子，多麼神聖的日子，多麼偉大的日子，多麼值得紀念的日子！
(三月廿九日於光明山麓之息影室)

當佛前教需靈的文學

基 · 月

上月杪，朱殿元居士送來一本吹萬樓日記給我，看了兩天功夫，讀完，委實令人毛骨聳然，深信因果不爽，陰陽之間，僅僅地隔了一層布幕而已，所有一切動作，無異於人世。這一本日記著者，係一位從事新聞事業的名報人寫的，姓高名吹萬，浙江吳興人。

他的小姐韻芬，於民國二十五年，病死上海。生前曾在大同大學讀書，品學兼優，天亡後，這位高先生哀毀逾恒，鬱悶終日，有這一天，排遣悶悶，有這一天，排遣悶悶，突然想起中國民間流傳的碟仙工具，可以召請遠逝先亡的靈魂，用筆談代替言語，一經試驗，竟如理想，所言之各種事物，超過生前明悉和理智，並且暢所欲言，再三規勸世人，要效忠政府，擁護領袖，信仰佛教，恭敬三寶，孝順父母，和睦親隣等倫理邏輯。同時，更強調地獄內生活之可懼，天堂裡景物之可美！我覺得山門裡的聖奉的三藏十二部的聖言量，決非一班普通人所能領略，原因係無充分時間研究，更無深厚學根基探討，所以大家望而生畏，甚至於退失初衷，昧於因果，顛倒是非，三毒之火，遂燃遍了整個宇宙，戰爭爆發，永無寧日，如中國、朝鮮、德意志，匈牙利諸國，都臭到猛烈的火藥氣。

味；嚴格的檢討起來，佛教裡邊缺乏大衆化靈的文學作品，不能夠令一班人，驚心動魄，改惡向善，所以緣造成今日空前未有的大浩劫！研究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要念屈原的離騷，研究英國文學的人，就得要念莎士比亞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學的人，更要念但丁的著作。說起這位但丁先生，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文學方面成就，固然是著作等身，汗牛充棟；然而，最令我崇拜的是他底一部「神曲」，那裏邊完全描寫，天堂與地獄之間的情景，文筆流暢，刻劃如繪，比方犯了某些罪的人，就該墮落在某一層地獄，乃至作奸犯科不忠不信的人，固然有上刀山下油鍋的刑具給他們受，就是不忠於宗教的教徒，也有固定的受罪處。

假若能悔悟的話，頓改前非。慢慢地修行，經過若干時日，亦可生天；同時，住什末樣的人，那一層天，又是住的什末樣的人，那一層天，自從這一部「神曲」問世後，確實感動了很多的人，改惡遷善，糾正了無數人的言行，甚至於整個西洋人的社會裡都起了一次大波動，雖羅馬教皇那樣權威者，亦無法控制思想界裡的浪花，其影響力量，等於羅馬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揭發生死之真諦一樣。

一個「靈魂」的精神存在，常常叫我們不要忘懷了光明樂土，更不能造業墮入黑暗的陷阱，免得自取滅亡！如果我們把這個「靈」字的領域擴大起來，使每個人都懷有如臨深淵的心情，對於當前的反抗抗俄大業，幫助極大。

我主張現階段執筆的縝素大德，對於初機信衆們，少談些深奧理論，應該多取材於地藏經，或者地藏十輪經，以及梁皇與水懺等，不厭其煩地，盡量根據經和懺的內容上，描寫造惡者，如何受罪，行善者，如何證果，能够極盡妙筆生花之句，好像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效力一樣。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遺教裡說過這樣的話：「佛教能輔助國家法律教育之不及」。因為法律教育防範已然，而我們佛教是防範未然的，最大的功用，是「因果」二字，籠罩人心，發揮因果的原動力，也是靈的文學，另一面的昇華。蔣總統在育樂兩篇文中，亦充分闡述謂：「要一個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纔是人格的內在安定力」。這幾句議論，如果細地玩味，亦是一篇「靈」的文學開端呵！我以極誠懇的心情，要求縝素文化界裡的朋友，以後要更多的發揮靈的文學，使中了斷滅外道毒藥人們，如開了黎明前的曉鐘，幡然警覺！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四日深夜寫於高雄佛教堂



三寶功德

·少齋·

一 叙言

三寶是長夜中的明燈，是苦海裡的舟航，是火宅中的雨澤，是百病的靈丹。他的功德就是以海水為墨，須彌為筆，也無法說得盡的。所謂「三寶功德難盡讚揚」，這並不是誇大之詞。人類如果能遇上這個無盡的功德寶藏，無論物質或精神方面保管享受無窮。但能不能遇上，要靠因緣和造化的了。但就一般來說，却是一千生罕遇，萬劫難逢。我們現在難逢的能逢，難遇的居然遇到，這是何等等的幸運，能輕輕地放過嗎？我們今日既然遇上三寶，而且歸依敬信了，但對三寶的內容，究竟是怎樣的豐富，作為一個三寶的信仰者，是有一探其奧的必需要。

二 三寶的定義

三寶，就是佛寶，法寶，僧寶。但何以稱為寶？也有加以解釋的必要。寶性論上對寶字的解釋非常詳細，計分為六項：(一)希有義：我們知道世間上的人類，大分不出二種：就是富貴與貧賤。寶物的持有者，是富而且貴的人；貧賤者是絕對無分的。所以富貴人對於寶物是不感到奇異的，但貧賤人一見到寶物，如長者子發現衣裡明珠，那種希有的神情和驚奇的目光，實在是無法形容的。世間的寶物如此，出世的三寶也有同樣的意義。具有深厚善根的人纔能遇見三寶，缺乏或者薄福的人，想遇見三寶那是很難的。(二)離垢義：垢是染污之義。世間上真正的寶物，如金銀、珍珠、鑽石等等，在未發發現磨煉之前，牠是混濁在泥土沙石之中的，但一經採掘以後，牠那純淨的本質仍然是晶瑩光

亮不會被泥沙雜污的；三寶也是這樣，雖存在於污濁的世間，但牠的本體是永遠清淨無漏，決不會受現世的世法所影響。(三)勢力義：世間的金銀寶物，不得則已，一經到手，立可去貧致富，所謂「錢能通神」，其勢力可想而知。三寶的勢力也是如此，它具六種不可思議的神通，所以名之為寶。(四)莊嚴義：世間上的寶物，如金銀、鑽石等，除開商業性的價值以外，還可以製成各種不同的式樣，作為身體上的裝飾，使醜陋者變為美麗。三寶功德也是如此，它能使修行者不淨之軀，變為百福莊嚴的清淨無漏法身。(五)最勝義：世界上各種千差萬別的物類，最其價值而有殊勝之義意的，以珍寶為第一。而三寶不但在世間法裡具有高貴之義，在出世法中也獨具超勝之義。(六)不改義：譬如真金任其燒打磨練，而成為各種不同的式樣，但牠的金質是決不會改變的。三寶的本體也像金剛樣的堅凝，決不為世間利衰等八法所變動。三寶有以上六項勝義，所以叫做寶。

三 三寶的分類

三寶的定義既明，三寶的分類有幾種？這是歸依佛教者，必須要知道的。關於這個問題，通常認為三寶的分類祇有三種：就是所謂同體，別體，住持，但根據四分含註戒本疏行宗記，除以上三種外，另加理體三寶一種，而成為四種三寶了。茲姑就含註宗記略分析。

(一) 理體三寶

所謂理體，是就諸法圓具之本體而言。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就是佛寶。消滅種種煩惱

蓋覆，所顯得的無為真理，就是法寶。聲聞緣覺以及學與無學等所具的若干功德，就是僧寶。這種分析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二)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就是別體三寶的變名。這有兩種說法：①小乘說：小乘教以丈六金身之應化身為佛寶。四諦十二因緣以及人空等教理為法寶。四果阿羅漢如嬌陳如等五比丘為僧寶。②大乘說：大乘教以法報化三身如來為佛寶。所詮的人法二空實教為法寶。三賢十聖為僧寶。雖有二乘之說，但總為化相之別體三寶。

(三) 住持三寶

住持者，就是安住於世而保持法的意思，圓覺經說：「一切如來光嚴住持」。又淨土論說：「正覺阿彌陀，法王普住持」。又一寺之主名曰住持，皆取其住持佛法之義。今之住持三寶，亦是此義。如範金雕木繪塑之佛像，就是佛寶。三藏十二部文句，就是法寶。剃髮染衣，而有戒法儀相者，就是僧寶。此項三寶之存在，就表示整個佛法之住世不墜，所以稱為住持三寶。

(四) 一體三寶

一體與通常所謂同體之義相同。就是在一真如之理上而別說為三。一佛者覺也，真如理是覺性，故說為佛寶。二法者執持之義，真如為諸法之體，當然也有執持之義，所以真如亦為法寶。三僧者，梵語僧伽，漢譯為和合義。真如為萬法之源，世出世間染淨諸法無不融合，所以真如亦為僧寶。此一體三寶，雖義別為三，而同一實體，故稱一體三寶。

四 恭敬三寶

三寶有三種勝義，故應為吾人所敬仰：一者吾人迷而不覺，不知生死是苦，涅槃是樂，佛以慈悲方便，諄諄誨示。所以應當尊敬。二者，吾人先天的心理上就有若干病痛，祇有法藥是對症的良藥，

能治愈我們的心理病態，所以應當尊敬。三者吾人所以能獲得佛法的利益，要推功於剃髮染衣的清淨比丘。因為他能將佛法的奧義，人生的真諦為吾人作誠懇的啓示，所以當敬。

三寶具有以上三種勝能，故應為吾人所崇敬。

五 三寶的利益

①佛的利益 諸經要說：「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化人。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心樹榮茂」。佛陀對我們衆生有如此之恩惠，我們能不恭敬嗎？四分律說：「有敬長老者，是人能護法，現世得名譽，將來生善道」。又法華經說：「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與成佛道」。我們所以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而不能自拔者，皆由於未能值遇佛陀的緣故啊！華嚴經說：「所以無量劫，受此諸苦惱，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我們現在雖不值佛，但能聞得佛名，是如何的幸運！

我們過去不知修了多少劫數，好不容易才招感到今世的人身，既然得到這寶貴的人身，我們應該要怎樣好好的設法來維護這個人身，使下一世不致於墮落。佛說：「得人身如爪甲土，失人身如大地土」。奇怪，何以失人身如此之容易，而得人身如此之難呢？要知道，人性如水，向下容易向上難，這就是說人心不古，向惡容易向善難，試看水向下流，如萬馬奔騰，如果要水向上流，問題就不簡單了。

人：你教他做壞事，不費吹灰之力，一學就會，甚至不學就懂，如殺盜淫妄……等。你教他做件好事，他覺得很吃力，久而不見其效，如放生布施斷惡正語……等。殊不知你如今生廣造十惡及五逆罪

②法的利益 諸經要說：「受持一偈福利宏深，書寫一音功超累劫」。又付法藏經說：「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衆生真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因此吾人對於諸佛所說之法，皆應信受奉行。若有此信法的因緣而不能接受，則將來之果，真不堪設想了。涅槃經說：「若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為無量病苦之惱害，多為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類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足供……如斯之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輕法慢法的人可以知所警懼了。

③僧的利益 雜譬喻經說：「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我今爲道人作禮，壽終以後，當生天上，故言上不下也」。向沙門禮拜，就能在命終以後獲得升天的樂報，足見僧的功德，是如何之大了。十輪經說：「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羅，皆當供養」。有人說：依法出家的持戒比丘，我們恭敬供養，將來是可以獲得勝果，但敗壞佛法的破戒比丘，他本身還沒能得度，我們也去供養他，有什麼用處呢？這話是凡夫及不信佛者的見解，如果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來說，那就不然了。十輪經說：「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尤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薰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毀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由此可知雖破戒比丘，能竭誠恭敬供養，同樣也能獲得無量勝利的。

六 結 論

綜上所論，我們確認三寶是世人的真正歸依之處，三寶住世，衆生的心靈可以得到安穩和寄託，否則衆生的精神永遠是痛苦的，是空虛的。大集經說：「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諸衆生於天中，常得受於殊勝果報」。佛陀是真語者，實語者，它的話是有其實義的，我們應依佛陀所教誡的去切實奉行。

後世定受惡業支配而下墮到三惡道裡面去。反之，你如今生廣行十善，諸善人羣，後世定受善業支配而上升到三善道裡面去。假使你今生發大菩薩心，行六度萬行，處處地方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去犧牲小我而

愛人者，人恒愛之，惡人者，人恒惡之，損己利人的事，要不後於人，多爲益善；損人利己的勾當，寧可斷頭，切記勿爲。了知利人就是利己，不但生前既得他人之好評，死後猶揚名於千古，而又得上



善護人身

常 愧

成大我的話，將來決定得生佛菩薩之淨土。一上一下，善惡之別，尊卑之分，何啻於天壤之懸殊。我們靜下來想一想，因果之報，如影隨形，五趣漂流，如火輪轉，豈能不捨惡而從善呢？

升，何樂而不爲呢？損人就是損己，不但生前既受他人之唾棄，死後猶遺臭於萬年，而又墮下墮，何苦而爲呢？那除非是個斷滅見者（不信因果），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樂此一世，後苦無盡，刀口

上的蜜，不是永久享受的。假使我們利用此有限之人生和光陰，終日推己給人，後樂無窮。這個人身難得的譬喻着本文之結束。如大地悉成大海，海裡有一盲龜，壽無量劫，可是百年出一頭一次，海上一有一浮木，浮木上只有一孔，漂流海中，隨風東西南北，而盲龜百年出頭一次，想入浮木孔中，你想難不難，然而盲龜浮木雖是兩相難合，可是終有一天總會合的機會。倒是可憐的愚痴凡夫，漂流五趣，要想暫復人身，尤甚難於彼。唉！我們要時刻回光返照，人身易失而難得，我人今生幸而既得人身，該當好好的善護培植，切莫現前空過，後悔不及，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一失人身萬劫難」。

迷途知返的難陀

· 慈 宏 ·

難陀與佛陀是真淨王的王子，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難陀的母親，即是佛陀的姨母。摩耶夫人生下佛陀後便去世了，扶養佛陀長大成人，即是摩耶夫人的妹妹，難陀的母親摩訶波闍波提。

難陀有一個嬌美的愛妻，名孫陀利，兩人終日耳鬢廝磨，底處的非常恩愛。難陀對她非常和順，很會獻殷勤。閑下來，總得找件事做做；甚至替她把那柔髮打開來梳梳，那親熱的情感，表現得無微不至。

兩人潤澤在愛的池沼裡，生活在愉快的樂園中，忘記了世間的一切苦惱憂怨。

佛陀成道後，想酬達姨母養育之恩德，苦無以報。於是想到弟弟，整天家沉湎在愛欲中，不克自拔，若度

他出家求證聖果，了脫輪迴的痛苦，也算盡了手足之情，對姨母也聊可慰藉。

佛陀勸難陀拋棄迷醉生活，到僧團中過過清淨澹雅的日子，免使身心陷在愛欲泥中，污滅性靈的光潔。難陀痴戀着孫陀利，如蠅粘糞一般，那肯離開一步？但在佛陀慈悲感之下，又不敢違抗。

難陀雖勉強跟佛陀去了，但常偷偷溜回去，和孫陀利纏綿一番，被佛陀發覺了，不無訓誡一頓，他只好吞聲飲泣的躲在暗中掉淚。

一日他的凡心又動了，想說掉法眼，着上白衣，逃出「虎牢關」去看看孫陀利。可是他的行動，被一班不做美的比丘——清心寡欲的比丘，稟告了佛陀，佛陀命人叫他來，實問道：「難陀，你又不安分守己的修學梵行啦？」他坦坦承認說：「世尊，欲心使我做不得主呀！佛陀不想太難為他，只是和顏悅色的開導一番。要他安靜的修學，收束奔放的散心，不要瞎打妄想了；那塊皮裏裹着膿血糞屎的臭皮囊，有甚麼值得貪求呢？趕快死掉這條心吧！」

佛陀雖為他苦口婆心的饒了許多唇舌，無奈他的愛欲熾然之心不息。所以只有用「欲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的妙法，引他走上聖途。也是一「以火滅火」的秘訣。一天佛陀對他說：「今日閒暇無事，我和你上山看看山光水色去吧！」難陀應聲從從，師徒（兄弟）兩人緩行在蜿蜒徑徑上，仰望空中片片的白雲，俯看溪底淙淙地流水。遠遠矗立的峯，險峻異常，

怪石嶙峋，觸目皆是。四維山巒起伏，層巒疊嶂，懸崖峭壁，老樹蒼根。牽藤拉葛，蔓草叢生，滿崗遍嶺，茂林修竹，濃蔭集翠，花木扶疏，清新幽雅。這種天然佳境，令人看來清心爽目。山徑崎嶇曲折，佛陀和難陀踽踽而上，遙見岩穴中蹲着一隻猢猻猴，佛陀指着說：「你見到那兒的猢猻猴嗎？」難陀答：「見到。」「這隻猢猻猴與孫陀利比較，那個美麗？」佛陀故意詢問難陀：「猢猻猴那能和孫陀利比美呢，差的太遠了。」難陀帶着興奮而愉快的口氣答着。

一提到他的心上人——孫陀利。不止打了一針興奮劑。他覺得渾身輕鬆而舒適，抖擻一下精神，腳步無形中提高而跨大了。不像先前那副嘴臉，渾身不是個勁兒。

他身子雖跟在佛陀的後面，而心裡却想着孫陀利那副可愛的臉蛋，既光滑又白嫩；一頭烏黑而輕柔的秀髮，像絲般的細；那皓齒明眸，玲瓏剔透，誰堪與比？由線明朗的身段，雖不似水蛇般款擺，但也嬌媚多姿，活潑楚楚而可人，那柔和甜蜜的語言，尤其能令人神魂顛倒！

頑固，偏見，不合時宜的思想。他雖有滿腹不平的牢騷，但一句也不敢申辯。只是默默地尾隨着佛陀走着，看着，但心中還是想着。

佛陀瞭解他的心事，但是又不理睬他，由他去胡思亂想，最後叫他認識這人生的究竟。於是佛陀以神通妙用，頃刻間帶難陀上三十三天遨遊，到善法講堂裡坐忽兒。遙見離講堂不遠，有一座巍巍莊嚴的宮殿，裡面有五百個如花似玉的天女，正在載歌載舞的娛樂着，一個男子看不到。難陀見這群嬌媚的小鳥，唱着清脆悅耳的歌聲，跳着婆娑曼妙的舞步；只見自相娛樂，嬉戲，心中頗為懷疑。便問佛陀：「世尊，她們為甚麼這樣快樂？」

佛陀答：「你去問她們嘛。」難陀懷着奇異的心情，走到那高大的宮殿裡問天女道：「你們這班天女為甚麼這樣歌舞娛樂呢？」天女回答：「我們共有五百人，都是潔白無瑕的身子，沒有丈夫，聽說世尊有個弟子，名叫難陀，是世尊的兒子，他在如來清淨僧團中，勤修梵行，等他命終後，就生到這裡，做我們的夫主，所以我們快樂的等待他。」難陀聽到這話，心中好自在，恨不能即刻去伴舞一番。他喜不自勝的說：「我便是世尊的兒子，且是世尊的兒子，你們皆當做我的夫人。」說着就情不自禁的往人眾中走去，衆天女忙攔阻說：「慢

忙，慢忙，這沒到時候哩，等你梵行修成後，才可住這裡呢。」難陀雖羞赧然，而心中沾喜異常，興奮的回到佛陀休息處，佛陀見他喜形於色，便問道：「她們怎麼說呀？」難陀把

天女的客話重述一遍。佛陀感動的說：「難陀呀！快樂吧！你好好修習梵行，我決定保證將這五百天女給你使喚。」難陀簡直心花怒放放了！佛陀又問：「難陀，你看這五百天女，和孫陀利比較，那個美麗？」難陀說：「這簡直和賭博場比孫陀利一樣，黯然失色；今孫陀利等於賭博場，一點光澤也沒有。」佛陀又重複委婉的鼓勵他一番，叫他回去精勤不懈地修學梵行，五百天女的話，保不食言。難陀心中自是歡喜，準備回去努力勤修，以期達成這一願望了。

佛陀心裡想到：我只有用火來息滅難陀胸中的欲火。於是仍以神力帶難陀到地獄裡參觀。地獄衆生，受着無量痛苦。獄中悲慘的相狀，令人不忍目視；哀號的聲浪，令人聞之酸鼻。銅床、鐵柱、鐵湯、鐵丸、刀山、劍樹等等，衆苦具上，無有虛設，唯有一錢，空無有人。難陀見到這陰森慘酷的景狀，不禁毛髮悚然，髮尖爲之豎立，恐懼之心，油然而生。早把五百天女忘在三十天以上了，孫陀利的影子也抹的精光。欲愛的念頭，潛伏到心坎深處，不再作怪。目前一片可怕現象，侵襲着難陀的心靈。

佛陀若無其事的對難陀說：「這里就是阿鼻地獄。」佛陀的態度，泰然自若，不動聲色。惟難陀聽來，嚇的汗流夾背，魂不附體。因他對這名詞並不陌生，也常聞佛陀講過這里的厲害情形。他重新鎮靜的問：「世尊，爲甚麼留一隻空錢呢？」佛陀說：「你去問那獄卒就知道了。」獄卒正在角聲裡環着一團，駭聲如雷地睡得

甜蜜。難陀走去叫道：「喂！這隻錢裡，怎麼沒有罪人呢？」被他這一叫，可攪了獄卒方酣睡的清夢，他伸個懶腰，舉起一雙乾枯憔悴的手，揉揉那倒霧瞋瞋的惺忪眼睛，又抹去了睫毛上堆積的眼屎，並在亂草般的鬍子上，撿了幾把，說：「你要問嘛，待我告訴哈。」他又端正了他那彎腰般的身子，振作一下精神說：「難陀二字剛拼出口，就把難陀嚇得三魂飛出天靈蓋，七魄直往脚底鑽。不說難陀抖戰，且聽獄卒道來。」他在如來清淨僧團中，勤修梵行，身壞命終後，托生三十三天，享壽千歲，又有五百天女伴幸，快樂非凡。不過，他享盡快樂榮耀以後，即墮在這阿鼻地獄來，那末，這隻空錢，就是他將來的安樂窩了，我正在等着他來工作呢。」

難陀聽完獄卒的話，精神麻木了，全身失去知覺；差不多要栽倒了。當時他欲哭無淚，泣不成聲。悲痛的匍匐在佛陀脚下，哀求懺悔。不再貪戀罪惡的愛欲了。他覺悟的說：「短促的人生，是值不得寶貴的；天壽也有盡的時候。地獄的痛苦與刑法，實在不能忍受；只有一心求證涅槃的永樂了！」

佛陀見他這樣淒酸的哭泣，悲憫的悔過了，大興慈悲，輟言慰語：「難陀，你很好，能迷途知返，改悔罪愆，是很難得的；既知欲愛是罪惡，就得痛改前非，好好地求證涅槃樂趣吧！」又轉言輕實說：「難陀，你愚痴，你魯蠢，不肯安心修行，只是迷戀色欲；現在既知罪咎，切實懺悔，

以後不可再犯啦！」於是佛陀將他帶回祇園，教習止觀二法，以求生死無常的解說，趨向涅槃的極樂。

難陀受了這一次刺激，不敢再打妄想了。自佛陀教他修學止觀後，回到安陀園的僻靜處，在一棵大樹下結跏趺坐，正意繫念如來教旨，靜修止觀妙法精進不懈，經過一番實地努力後，徹悟到人生究竟的本源，證得緣起性空。從此，摸出了生死的邊緣，踏上了涅槃的彼岸。一日，他特地到佛陀面前，頂禮佛足，對佛陀說：「世尊，你老人家以前允許我的那五百天女，我一個也不要了。」佛陀慈容上露着喜悅的形色，嘴角掛着一絲微笑，心中自是感到滿意的愉快和安慰！

後來，佛陀在大衆中，常常讚歎難陀沒有姪慾痴了。

四六、四、八，寫於新北投居士林法華閣中

說小藝文篇長

潮 · 狂

著羊莊李

社誌雜樹提菩
四二〇九：戶帳檢劃
局書成瑞
七五二五：戶帳檢劃

元二港幣 ● 元十幣臺：價定

(上接第二十六頁)

結。我每晚睡畢，便打一個金剛結，放在金剛經上。是夜已過，無有恐怖，「得如願已」，到了做早課，「然後解結」。就心理言，精神有所寄托，有恃無恐，心便安定。不獨不怕老鼠蹣跚，連白狐我都想見他一面呢！

金剛結的兩邊，像眼形。我晚課跌坐念觀音聖號的時候，左手邊佛珠，右手接收，左右拇指食指相對，又恰是一對眼形。由於全神注視，在八藏田中留下種子，所以停念閉目靜參的時候，首先顯現出來的，也是一雙眼形，我名之曰金剛眼。最奇怪的，到了這雙眼漸漸消散的時候，便露出黃光，入於定境。請問六祖：這是否叫作轉識成智？

我以金剛結來結束我的含笑山房隨筆，在這一場文字因緣裏，要向親愛的讀者告別了！『如來無所說』，我也不敢作臨別贈言一涉言說，便著文字相。因此，我誠意地以一双金剛慧眼贈給讀者，作爲我的精神禮物。讀者以慧眼來看我的隨筆，我的禿筆也自然隨緣讀者的慧命，像東方虛空，南西北四方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虛空無盡，我願也就無窮了！親愛的讀者們！祝你們福德莊嚴，慧命延續，大家做無量壽佛。我呢？如六祖所說：『但求作佛，不求餘物。』佛如可成，我但求在「含笑」樹下，面對「山房」，「隨筆」意之所至，證得菩提，做一個含笑佛。(全文完)



從選編佛教「聖經」說起

靈根

四月二日第一一七期政論周刊上發表張澄基教授一篇有關佛教的文章，題目叫做「我們急切需要一部佛教「聖經」」。

張教授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因為這點關係，這次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對於祖國佛教的關懷有如愛護自己的生命或與身體有關的飢、渴、冷、暖一樣的關心。張教授看到祖國佛教事業在各方面的進展都感到驚奇和興奮。並且稱讚祖國佛教事業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是從前在大陸上所罕見的。張教授說：

「在這一可喜的現象當中，還有一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事，這便是『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的成立。中國佛教徒們，今天一致感到佛教的聖典，亟需重新整理、補充、和修訂。同時決心要選編佛經中的精粹，印為單行本，以求普及，流通之效。並將佛經的重要部份譯成外國文字，把中國的佛學，宏傳到外國去！……」

「據我個人的經驗與觀察，認為佛教不能普及，佛法之所以衰微，最大的原因，乃是因為教義太深、太難、太廣、太繁的緣故！今天以我們普通人的心量，學識與修證，用來整理整個佛教教義，也許是一件辦不到的事。不過最低限度我們第一部的工作可以把握深奧的佛經中之精華選編出來，整理出一個能代表佛法精華的佛教聖經，作為普及宏傳佛法的重要點和基石！」

「基督教能够普遍全球，其原因固多，但

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它有一部能代表基督教教義的聖經！聖經，是他們宗教的全部重心，有了這個重點，當然就容易宏傳了！試問佛教有沒有這樣一部書呢？因此，我認為佛教事業中，當前最重要、最迫切、最根本的事，莫過於編選這部佛教聖經了！如果有了這部佛教聖經，立刻就可以把他譯成白話文，來接引初機大眾，一方面譯成英文本，來宏傳海外。」

在上面這兩段簡短的文字，張教授指出了佛教與基督教，一個普遍與不普遍的差別。因為佛教的教義太深、太難、太廣、太繁的緣故，所以不能普遍全球。而基督教之所以能普遍全球的，是因為它有一部以通俗的文字能代表基督教教義的聖經，這當然是一個原因。然而，我認為比這更重要的有下列的幾個原因：

一、佛教的標準人才：基督教不但是宗教的宣傳，在宗教的後面還有政治背景。他們基督教每一個傳教士派到國外去傳教的牧師，不但對於基督教的聖經每一個故事背誦得滾瓜爛熟，就是他們傳教士足跡所到的地方，對於當地的語言、文字、風俗、人情都了解得很清楚，而且能說當地的方言，這是基督教徒事先受過嚴格的訓練能派到國外去當傳教士的。試問在我們佛教裡，有沒有這種佛教徒（指出家比丘）？不是自己說喪氣的話，在千百個佛教徒中真正精通教義而又能宏揚佛法的實在是太少了。在少數中的少數，能到外面遊化四方的法師，外國語言姑且不講，單就中國複雜的語言來說，甲省的語言與乙省的不同，丙省的語言與丁省不

同，甚至連一個省份都不能聽懂本省人的話。如果一個講經法師要離開本鄉本土到外面去宏法，非帶一位能懂兩地方言的法師或居士做翻譯不可，否則，中國人對中國人說話如同外國人一樣。語言是宏揚佛法的橋樑。如果想要追上基督教徒，目前急切需要創辦具有世界性的教育機構培育佛教的標準人才。培育佛教人才與選編佛教聖經，好像車有雙輪，鳥有雙翼，二者不可偏廢。

二、社會事業的發展：基督教徒仗着雄厚的金錢勢力，在各大城市，乃至每一個鄉鎮，對於社會的公益事業，如醫院、大中小學、幼稚園、托兒所的設立；對於貧民的救濟，沒有職業的介紹他的職業，沒有衣穿的施捨他的衣服，沒有本錢做生意或路費的施捨他的金錢；在禮拜日，凡是參加做禮拜的，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得到上帝賞賜的糖果、餅乾、牛奶、罐頭等，這是基督教徒以物質金錢去利誘貧民的一種傳教方法。因為中國窮人多，而知識水準又低，對於宗教的信仰，真理的追求，根本沒有選擇的能力，好比一個無知的孩童，父母的貧富貴賤他沒有能力去選擇，只要有奶吃而又能供給衣食的就認他（她）是爸爸。可是我們佛教徒對於社會的公益事業（不能說完全沒有只是嫌太少了），不但沒有能力在各大城市，乃至每一個鄉鎮設立醫院、大中小學、幼稚園、托兒所以及貧民的救濟，就目前大陸的佛教被共匪摧毀到什麼程度姑且不談，單就從大陸逃到臺灣來的，每一個佛教徒的衣食住，一磚一瓦，一針一線，一粥一飯都是由在家的信眾供給的。從這一點看，我們佛教徒雖然沒有雄厚的金錢作收買教徒的本錢，而許許多多的佛教徒，其中包括有軍、政、公、教、工、商各色人等，他們偏偏要信仰佛教。我覺得宗教這個名詞，好比都市裡的商店，再以商人的口氣來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三、佛教衰微的原因：真正說起來，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佛教的教義太深、太難、太廣、太繁的緣故，而實實在在是佛教流傳到中國來



我常常聽人說：某人的品格高尚，某人的品格卑下，這很顯明的。

指出了一个是正人君子，一个是倒底的小人了。君子與小人，他們一舉一動，如果相比起來，都有顯著的分野，這是有目共睹的。

一個正大光明者，他的為人，到處充滿着義氣、和平、至情。因此，無形中也就將他的人格提高了。人是要做人的，那末就應當做個真正而有義意的人，並且能做到負起做人的責任，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去做一個為社會服務，為大眾謀福利的人，像這樣的人生，才值得敬佩，說實在的，祇有正直而又能為人類謀福利的人，才值得讚美，而他的偉大也才能永垂青史。

自私自利的現實主義者，多少有些小人氣，他為人的目的，唯一的宗旨，是求得自我欲望的滿足，

人小與子君

因此，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於是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有時為欲達到目的，想出種種不合理的方法，來威脅別人，使自己的欲望現諸事實，他以為這樣，一切都順利完成了。可是他未曾想到，這樣的作為，實足的代表了小人的典型。試問：一個裝着偽君子，而實際是個人格最卑下的小人，想出了種種欺騙方法，來誘惑着人們，又怎能蒙蔽人多久呢？人的眼睛是雪亮的，結果紙老虎被人揭破了，誰還去信仰他？同時小人最令人看不慣的，就是這道行爲的表現，那種下賤，卑鄙無恥，醜態不堪的作為，在人格高尚的人，是不輕易和他接近的。

總而言之，一個拾己為人，眼光遠大，引為正直的人，他的人格自然是高尚的，可是真小人者，心量狹窄，眼光偏短，試問：像這樣的人材，誰還願意去接近？或是與他為友？君子與小人的分野，他們的人格，誰個高尚，誰個卑下，於此可見一斑了。

風古

而年代愈久流弊愈多。歸納起來，佛教徒的流弊不出古德說的七種：「一、懼命天，知命孤，以家貧故令出家。二、避難無聊，激起求安樂故，自出家。三、求清高故，自出家。四、以好名故受戒。五、好名故聽經。六、藏拙故參禪。七、好名故參禪」。再錄太虛大師的佛教衰落略別四流為例證：

「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極矣！無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嘆矣！可略別為四流：一、清高：類能不慕利譽，清白行業，或依深山，或依叢林，或以靜室，或修淨土，或覽經論，或習禪定，但既無智識開示，散漫昏闇者多，明達專精者少，優遊度日，但希清閑，此流所謂鳳凰麟角，已屬最難得者矣。二、坐香流：自長老、班首、職事、清衆、群居三二百人，講究威儀，磨練苦行，但能死坐五六載，經得敵罵，略知叢林規矩者，便稱老參，由職事而班首，由班首而長老，即是一生希望。其下者，則趁逐粥飯而已。三、講經流：此流則學為講經法師者也，其徒衆與坐香流無甚別，師家則授以天台四教儀，賢首五教儀……，下者，則或聽經中一二因緣，向人誇述而已。四、懺悔流：則學習歌頌，拍擊鼓鈸，代人拜懺誦經，放懺設齋，創種種名色，裨服佛法，效同俳優，貪圖利養者也。……今則殆為出家者流之專業，人人皆是矣。」

「……此四流之外，尚有一

種守產業者，美衣豐食，一無所事，亦不受戒，亦不讀經，凡佛教中事，一切不知，或能粗知文字書畫，與俗士遊，則光頭禿頂，雖居塔廟，不與佛教徒數者也。……」（見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

上一段文是太虛大師作於民國三年，距今已四十餘年，中國佛教在苟延殘喘中度過。當時的佛教在太虛大師看已經是腐敗到極點了。但是，經過光緒末年的變法維新，各地提倡興辦學校，有人主張化無用為有用，改寺院為校舍，沒收寺產為校產之後，而一聲散沙似的佛教徒，如待宰的羔羊，人人恐懼，到處奔走呼號，作垂死的掙扎。及至民國成立，在八指頭陀領導下，佛教徒自團結，始有中興民國佛教總會的設立。中國佛教所謂四大名山（九華、峨嵋、五台、普陀）以及其他名勝，歷朝遺留下來的古剎，還保持一種嚴肅的叢林家風，每寺住衆二三百人，上下和合，參禪的參禪，修淨土的修淨土，學教的學教，處處還可以說得上「清淨莊嚴」四個字。在四十年後的今日，大陸佛教淪陷於水深火熱中，已成土崩瓦解，有寺無僧的赤色佛教，名雖存而實已亡了。目前自由中國的佛教徒們，如果不為將來的佛教前途着想，還是各持意見紛歧，互相仇視，互相傾軋下去，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以收徒傳戒為商業化，收徒不負責任，受戒不講究持戒，像這樣長此下去，中國佛教在四十年後，是存是亡由此可以預知了。



佛教 在馬 尼刺 ·瑞妙·

是一個風輕氣爽的清晨，一輪紅日從遙遠的天邊升起，放出輝煌的光芒，照耀着整個大地。我的臥室旁邊，有一座小花園，我親手種植的菊花，好像爲了迎接光明，吐出一陣陣的清香，乘風四溢。當我嗅到純淨的清香，身心感到異常的爽快，不禁從房中跑入花園，伸手輕輕地撫摸着青青的，長長的蘭葉，表示心裡對它的喜愛與感激。正在這時，忽見B君走來對我說：

「法師來啦！妙欽法師來啦，他在大殿上等你說話哩」。提起妙欽法師他是一位品學俱優不可多得青年法師。他曾親近過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多年。早年應華僑之請，由祖國來馬尼刺講學，對宏揚佛法，攝化人羣，都有很大的貢獻；後來他爲了充實自己的學力，去錫蘭留學。最近他由錫蘭回來，正爲主持佛教暑假講習班的事在忙哩。可是他爲什麼來找我呢？心中不免感到一陣疑惑，於是連忙出來迎見。

「上一次的佛教暑假講習班，你發心擔任佛學與文學的課程，大家對你教學的精神很敬佩。這次暑假講習班，大家仍希望你去幫助，請你擔任過去所教的課程。所以我特地來請你」。慈和的妙法師對我說明了來意。

「我的學問太淺，那能講課啊。我現在正想利用空閒，多讀點書，法師慈悲，還是另請高明」。我帶着慚愧的心情，直陳妙法師辭謝。

「教學也是讀書啊。宣揚佛法，培植信仰，這是我們佛徒應做的工作。佛教暑假講習班的開辦，正好作爲

我們爲教爲人而盡力的一個好機緣。請你發起心來，不要推却吧」。妙法師說罷地開示我，使我深受感動，終于樂意地接下了這一個爲期短暫的教職。法師的任務完成，于是帶着愉快的心情而離去。

說到佛教暑假講習班，是由世界佛教聯誼會菲律賓分會主辦的，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現在已有四年的歷史。雖然當中也曾有過困難，但在主持者的努力下，每年必辦一次，未有間斷。今年的開辦，已是第五次了；爲什麼要辦佛教暑假講習班呢？這是由於此間的佛教同人爲了發揚祖國文化，發揚佛教，所以利用暑假的空閒，開辦爲期兩月的講習班，使僑胞藉此因緣了解祖國文化，了解佛教，進而修學佛法。因爲菲律賓是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國家。由於天主教在菲律賓有了很長久的歷史，信仰天主的人很多。佛教在菲律賓的歷史較淺，因此，佛教尚未能普遍的盛行。記得我幼年的時候，父親由菲島返到祖國的家鄉，有一天父親和母親領我們到附近的一個寺院進香，看到寺院裡的和尚，很高興地對母親說：

「馬尼刺以前沒有寺廟，現在也有一座寺廟了。這一寺廟是由僑商們新建的，並且請得祖國的一位性願老法師在那裡當住持，時常講演佛法，僑胞們空閒時即去聽講。我也常去進香，聽講，但對高深的佛理，到底因爲我程度淺，懂得的不很多；可是我的心裡却感到很快慰，覺得精神上有了一個寄托，不再像過去那樣的感到

空虛苦悶了。來日僑胞信佛的，相信會因此而一天一天的多起來」。

「啊！菲律賓現在才有一座寺廟，真想不到哩！」母親感到很驚奇地說：「我們中國到處都有寺廟和出家人，我這以爲外國也和中國一樣呢」。從這一段談話中，也可以知道佛教在菲律賓的歷史很淺了。

然而僑胞畢竟是愛護祖國的，對祖國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易于接受和了解的。所以現在佛教的寺廟也比較過去多了好幾座，信仰佛教的僑胞也一天一天地在增加。對發揚佛教和有利僑胞的事業，也漸漸地發展開來。有佛教居士林，佛教青年會的組織。有週期通俗講座，有立有大中華日報「真如」副刊和「甘露」雙週副刊的發行。有普賢學校的開辦，不久又將增建一所菩提中學。其他如施診所藥救助貧病，莫不在佛教救人救世的精神啓導下，一一的做到。而暑假講習班，自從開辦以來，每年參加學習的僑胞和菲人，也都異常的踴躍。這對推進佛教和培植信仰的開展，是有很大的力量 and 效果的。今年又重新獲得妙法師主持講習班的事宜，在妙法師的學德感召下，對工作的進展和成果，當要超越往年，這是可以預卜的。而佛教在菲，亦將由此奠下深厚的基礎，興隆的磐石。眼見佛教在菲日漸盛行，不禁爲僑胞慶幸，爲衆生而歡喜了。（上照爲馬尼刺寶藏寺正殿）



九月一日 為什麼要出家

「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鵠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深。」這是大智度論讚出家功德的一首偈語。

四衆弟子皆能學道，為什麼獨貴於出家？涅槃經云：「在家迫近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內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衆務牽纏，何暇修道？」俗語云：「出家無家。」就是說，出了家的人就不應該再有家的了。古人解釋「家」字的定義，謂「家」者，「柶」也。一有了家，就等於自己套上了一付枷鎖，爲生活，爲兒女，奔波不休，那裡

還有時間讓你修道？

古人以「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欲窮生死路，乞化度春秋」爲行腳的樂趣，所以雖樹下一宿，日中一餐，不以爲苦。百花開，黃葉落，皆能嗅到般若的香味，見到無生的真理。這是什麼道理？無他，因爲俗念全空才能裝進出世的清淨妙法。

九月二日 三種出家人

我們要知道一個出家人是否是真的出家修道，可以用三種出家人的方法來衡量他就知道了。

第一出俗家，出家人因爲俗事如麻，所以割愛辭親，擺脫紅塵，入空門，修淨業。倘若出了家以後還是一天到晚周旋於世俗人情間，送張接李，這不算出家，只不過是出了自己父母的家而入了他人的家吧了；這種出

家名曰身出家心不出家，又叫出家的光頭俗漢。

第二出煩惱家，煩惱是一般所同有的，學道修行，就是要斷除煩惱，逆境當前，不生煩惱，這就出了煩惱家了。假使一個人終日煩惱惱惱，雖住在清淨佛地，還不等於住在俗家一樣。換句話說，一個沒有出家的人，只要身心清淨，沒有煩惱，這不就是出家人。這種叫做心出家身不出家的道人，如印度的維摩詰我國廬居士等皆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

第三出三界家，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修行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出三界了生死，然後才能隨順度人，否則，雖然能實幾句口頭禪，等到一日三十夜到來，就醜態畢露了！

九月三日 鳴鐘緣起

晨鐘暮鼓，是大小寺院不可缺少的一種關鍵聲，所以俗語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是個個和尚會撞，連在家人也可以亂敲兩下，但是，能夠知道為什麼撞鐘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曰嚧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執威分難，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虐，以被鎖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其頭續復尋生，次第更新，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自言，今此劍輪，聞鐘聲皆

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憐，若鳴鐘聲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鐘聲，至今猶故如本。」

鐘聲如此，一切關鍵也是一樣，只要發願虔誠，每打一捶皆與願心相應，則此鐘聲可以上達天堂，下徹地獄；水陸空聞受苦孤魂，皆能化火餓而得清涼，所以經云：「洪鐘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拔除衆生長夜苦。」

九月四日 寂靜四料簡

能斷金剛論云：「定名禪，以得禪者，說名寂靜。寂靜有二種，一心寂靜，二身寂靜。今以四句料簡，一有身欲寂靜，而心不寂靜，謂貪欲比丘，林下坐禪。二有心寂靜，而身不寂靜，謂無貪瞋比丘，親近王臣。三有身心俱寂靜，謂諸聖人。四身心俱不寂靜，謂之凡夫。」

禪定，本來是先靜身而後靜心，若能身心俱靜，動靜一如，身不爲心轉，心不爲形役，是爲聖者的禪境。當今身心俱不寂靜的凡夫僧，處處皆是，欲見一身靜而心不靜的林下坐禪僧，已不可多得，更無由能看看到心靜而身不靜的無貪瞋比丘了。

九月五日 地獄因

莫雪崖言：「有鄉人患疫，因臥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頗離熱鬧，意殊自適，然道路都非所曾經，信步所止，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當同遊覽，以廣見聞

？「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鄉人異人世，往來擾擾，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交一語也。鄉人曰：『地獄有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啓，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改循歧路，行半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墳墓，見一鬼狀貌如人，而鼻下無口，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此報，使不能語，或遇酒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一鬼，尻聳向上，首仰向下，面著於腹，以兩手支柱而行，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妄自尊大，故受此報，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數寸，五臟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隱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高材捷足，事事務居人先，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双翼，而混沌無竅，問此何故？曰：『是人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謠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行。』是皆按輩惡業淺深，待受報期滿，始入輪轉，其罪滅地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馬雜遝，一冥官經過，見鄉人驚得歸，離離其家，可導使去。一友跪曰：『此是生魂，誤遊至此，恐迷不得歸，離離其家，可導使去。』冥官笑而語，自即令送反，將至門，大啓而語，自即令送反，將至門，大汗而語，自即令送反，將至門，大可以當做我們立身做人的箴言聞讀。巧於應對，媚世悅人；妄自尊大，倨而傲人；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捷足而登，事事居先；懷忌多疑，喜聞謠語等等的惡習，皆是現在一般人

的通病：雖出家男兒，尙且不能斷除這些惡行，更何況在俗輩人，爲做官，爲錢財，乃至爲兒爲女爲老婆，不惜喪盡天良，上吹下拍，上諛下欺，爲了達到自身的目的，墮下了地獄的苦因，明眼人見了，真是可笑可憐！

九月六日 人相果

我們看了地獄中受苦的衆生，種種壞相，就想到我們人間得到一付好相貌的不易。有的人，方頭大耳而沒有眉毛；有的人，天平地角皆好而液樞不正；有的人，處處皆能圓滿而氣色不佳。若是遇到這付「尊相」不可怨天尤人，皆是我們前世所造因而招感的現果。

周書蕭管傳云：「宗如周面狹長，管戲之曰：『卿何爲訪經？』」如周曰：「身不訪經。」管曰：「卿不訪餘經，當由訪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也。」

多，若復有人，即餘人言，有經名法華，可共往聽，聽其教，乃至須臾，聞開，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癡瘡，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疎，亦不缺失落，不差曲，唇不下垂，亦不萎縮，不粗澀，不瘡，亦不缺壞，亦不昂斜，不厚不大，並不羸黑，無諸可惡，鼻不匾大，亦不曲異，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空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唇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而貌圓滿，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世世所生，見佛聞法，信受教誨。

過去因中有沒有訪大乘經，這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應該常常拿起來照照，有則改之，無則嘉勉。我們既是六道中的人這一員，而人相不能具足

，能不遺憾？補救今生的方法，可以找醫生打針吃藥，或者裝一付假的；若爲來生着想，則非尋因索果不可的。

九月七日 觀音聯語

楊蘭坡趨倒坐觀音菩薩像云：「問大士緣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頭。」一語短意長，不但表達了菩薩倒坐的理由，而且罵盡了世人迷而不返。

九月八日 切實的親聯

現在一般人親戚朋友的親聯，皆是歌功頌德，說幾句好聽話，能够真正切當彼此身份，不褒不貶而能兼有警世之作，不可多得，昔有某嬌輓夫之聯云：「無不開之船，蕩漿揚帆，君已脫離苦海；有未了之戲，撓旂息鼓，吾今收拾殘場。」此婦人看得開，想得透，句句實話，他人看了也能得到不少的警覺。

九月九日 見僧過

蓮池大師云：「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爲白衣言耳，非爲僧言也。僧頗有此，罔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砒矣，悲夫！」是的，的確可悲！此語不但爲僧人之砒砒，而白衣現在也沒有良劑的作用了！

九月十日 三可惜

蓮池大師作「三可惜」的箴言，既勸學人，又勉自己，可以爲現在一般僧人之座右銘，茲錄如下，以饗諸位同道讀者！

「一者，深山窮谷，清淨幽閑，既無村中士女喧煩，亦無過往賓客遊

九月七日 觀音聯語

楊蘭坡題倒坐觀音菩薩像云：「問大士緣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頭。一語短意長，不但表達了菩薩倒坐的理由，而且罵盡了世人迷而不返。」

九月八日 切當的輓聯

現在一親人親戚戚友的親聯，皆是歌功頌德，說幾句好聽話，能够真正切當彼此身份，不褒不貶而能兼有警世的佳作，不可多得，昔有某婦輓夫之聯云：「無不開之船，落葉揚帆，君已脫離苦海；有未了之戲，撈旂息鼓，吾今收拾殘場。」此婦人看得開，想得透，句句實話，他人看了，也能得到不少的警覺。

九月九日 見僧過

黃池大師云：「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爲白衣言耳，非爲僧言也。僧類有此，罔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散矣，悲夫！」是的，的確可悲！此語不但爲僧人之砒散，而白衣現在也沒有良劑的作用了！

九月十日 三可惜

蕉池大師作「三可惜」的箴言，既勸學人，又勉自己，可以爲現在一般僧人之座右銘，茲錄如下，以饗諸位同道讀者！

「一者，深山窮谷，清淨幽閒，既無村中士女喧煩，亦無過往賓客遊

賞。峯巒積簇，冬避風寒；林樹陰森，夏消炎熱。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一可惜。」

古人修行，入山惟恐不深，所以建叢林，創茅庵，皆須遠離市閭，去深山窮谷之中，方能安身養道。今人修建寺院，就怕交通不便，人客不來，真是更可惜了！

「二者，柴水方便，衣食現成，林帳整齊，醫藥周足，沐浴次第，燈火焚煬。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二可惜！」

修行人粗布衣淡飯，衣食住行四事全足，若不問道，當然可惜！今在寶島，生活安定，寒暖適度，若不藉此逃難的大好光陰，下一番苦心，充實自己，淘冶身心，那不是更可惜了嗎？

「三者，宏雖隨行逐隊，一介凡僧，既不能見性明心，又不能積功累德，但其安分守己，謹慎操持，於此末法之中，亦可充佛祖普度衆生盛會中之一小緣，亦可助佛祖普渡衆生橋樑中之一拳石，亦可備佛祖普療衆生疾病藥籠中之一方寸七。嗟呼！猷瓦缶於金谷，取笑傍觀；進麥飯於潯陀，寧無小補？蹉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三可惜！」

清涼國師云：「泥龍雖不能行雨，求雨必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求福要齋凡僧。」僧爲世間福田，爲衆生福福，爲衆生消災。倘若自暴自棄不肯爲人種福消災，不但沒有能盡到凡僧住持佛法的責任，而且自己背了一身的罪債去見閻王，真是太可惜了！

賞。峯巒攢簇，冬避風寒；林樹陰森，夏消炎熱。踰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可惜。」

古人修行，入山惟恐不深，所以建叢林，創茅庵，皆須遠離市閭，去深山窮谷之中，方能安身養道。今人修建寺院，就怕交通不便，人客不來，真是更可憐了！

「二者，柴水方便，衣食現成，牀帳整齊，醫藥周足，沐浴次第，燈火煒煌。嗟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二可惜！」

修行人粗布衣淡飯飽，衣食住行四事全足，若不閑道，當然可惜！今在寶島，生活安定，寒暖適度，若不藉此逃難的大好光陰，下一番苦心，充實自己，陶冶身心，那不是更可惜

了嗎？

「三者，宏雖隨行逐隊，一介凡僧，既不能見性明心，又不能積功累德，但其安分守己，謹慎操持，於此末法之中，亦可充佛祖普庇衆生廬舍中之一小椽，亦可助佛祖普渡衆生橋樑中之一拳石，亦可備佛祖普療衆生疾病藥籠中之一方寸七。嗟呼！獻瓦缶於金谷，取笑傍觀；進麥飯於淩陀，寧無小補？雖過此時而不修行，是爲三可惜！」

清涼國師云：「泥龍雖不能行雨，求雨必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求福要齋凡僧。」僧爲世間福田，爲衆生靈福，爲衆生消災。倘若自暴自棄不肯爲人種福消災，不但沒有能盡到凡僧住持佛法的責任，而且自己背了一身的罪債去見閻王，真是太可惜了！



是一個氣候晴和，百花爭妍的春天，一條全身長滿了綠色花紋的大蛇，想出來散散步，以抒發久雨後的積悶，牠昂然地抬起頭向空中一望，淺藍色的天空裡，飄動着幾朵白雲。

——真是個好天氣！牠心裡想。

這是一座深遼的森林，綠蛇住在這裡已經二十多年了，牠很仁慈，從來不傷害生物，可是因為披着一身可怕的綠色花皮，誰看了都要害怕。

也許是上了年紀，近來發現爬行動來，異常吃力，牠左思右想，老是想不出什麼原因來；今天突然覺得身子特別重，好像背上駝着幾十斤重的擔子，寸步難移。

——唉！難道這是我將要死去的象徵嗎。

牠在自言自語。

「你不會這麼快就死的，是我在拖住你，不許你向前走！」

忽然一個生疏的聲音，從後面傳來。

「你是誰？我和你素不相識，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拖住我？」

綠蛇帶着微惱的語氣問。

「你不認識我？真是個老古董！我就是和你相依為命，一秒鐘也不能離開的蛇尾！」

「蛇尾？你既然我身體上的一

部份，為什麼要和我搗亂？」

「老實告訴你，我忍受了這麼多年，今天我要革命了！」

「革命的命？」蛇頭問。

「你的！」蛇尾乾脆地回答。

「為什麼？」

「你自己應該明白，每天出去的時候，總是在前面，我在後面，你老是當領袖，我只是你的附屬品而已；今天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在前，讓你跟隨着我。」

「朋友，這是不可能的，我在前面走了一輩子，怎麼可以倒過來呢？」

說完，牠就不理會蛇尾，只顧昂然地向前爬行，蛇尾這時並不理蛇頭，只緊緊地纏住了一棵樹；蛇頭毫無辦法，只好讓步。

「好吧，朋友，我不和你爭吵了，反正你少年氣盛，你想做領袖，我可以讓你；現在，就請你先走吧。」

蛇尾高興極了，牠連忙很快地向前爬去，只因沒有眼睛，隨便亂爬，有時碰着一棵樹，有時遇着荆棘，刺得鮮血淋漓，也不停止；牠從森林裡爬



爬牠由好只，牠過不切頭蛇
。了盡於歸同家大，坑火進

出來，到了一塊平地，那裡恰遇着有人在放火燒野草，牠不知不覺地爬進了火坑。

「趕快往回走，這裡是火坑，讓我在前面吧！」

蛇頭發出緊急命令。

「不行，我要在前，你跟隨我來好了。」

蛇頭均不過牠，只好由牠爬進火坑，大家同歸於盡了。

（作者附誌：本文取材於百喻經，說明老師和徒弟，應該彼此尊敬，互助互愛；可是有些徒弟以為老年人應該讓位，由他們來作領袖；但青年人沒有多少經驗，往往把事情弄壞了。）



鴿的劫運

程觀心

老四和鴿子結了不解緣，日思夢想的要養鴿子。他的心可說完全放在鴿子的身上，可又不擅飼養的方法和竅門，前後已失敗了多次。

第一次，三對鴿，從菜市上買來的，他爲爭得經濟上的補助，拿理由來說服我：「這都是「菜鴿」，別人買了就殺掉煮吃，我買來養着玩，不就等於放生？」

牠們這六位先生和小姐，並不慶幸死處逢生，老是陌生而不協調，久久談不攬來。整天打呀吵的，不願住一起。關了不少日子，仍然不能匹配成雙。小主人看着這一對對怨偶，着實太苦悶了。一天忽然意興大開：「不如放牠們去散散心吧，逍遙遊樂一番，說不定會增進感情。」那知出籠之後，一飛不返，各奔前程去了。

第二回，似乎有了經驗，耐心的關着，專待那兩對怨家，一面配偶成功，一面熱融環境，不久又漸漸生了病，全得了不治之病。

再次，是一對恩愛的鴿夫妻，牠們倒是理想的一對，交頸接耳，輕齣熱愛。綠蔭庭院，飛翔着翩翩倩影，甜蜜而和諧。一天午後，牠們歇在荷花缸邊喝水。那隻雌的，大約心胸比較狹窄，照見水空雲影之間，一個同性者窺窺多彩的幻影，猛然妒火中燒，雙下身去，正待去啄對方幾下，不幸跌下水去，飲恨終古了。那隻雄的，悲傷欲絕，不飲不食，從此獨宿獨飛，搬到屋簷下瓦槽裡住，再不肯返

回故巢了。最後，也不知所終。

寒假中，老四到許多養鴿的人家去實地考察，好像變成了內行。過去貽誤的原因都找出來了。一天到晚，鴿子長，鴿子短的，聽來厭煩得要死。

他不向任何人商量，就把過年的壓歲錢，買了十隻鴿子。據說差不多都是優良品種，不是當菜吃的「下品」了。同時約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來幫着建鴿樓，破板子爛木頭，全派了用場，給那堆煤球雜物的竹棚佔去了大半。一天功夫，竟搭成一間小樓房了，三面裝上鐵線網，活門開關，居然小俱規模。

「這樣大的孩子，不上緊唸書，怎麼就任他養鴿子！」祖母在餐桌上方慨嘆。

爸爸立即沉下臉：「双双！你當真又養鴿子，功課還來不及做，你那有這些閒工夫？不許養！」

他嘴皮顫動的發誓央求：「我答應你，養了鴿子包會格外用功，這也不化我多少時間，早晚餵兩次食，打掃一下雪就是了。」

鴿兒的家，安居下來了，老四不知道怎樣去優待他的寶貝才好，廚房裡的青豌豆，花生米，少不了牠們的一份。魚肝油，維他命丸也拿來供養做補品。一放學回家就鑽進鴿籠，添水加食，引牠們來他手上爭相啄食，樂趣無窮。

有三對已開始孵卵了，雌雄輪流

換班，終日很親熱地又說又唱。那咕咕的聲音，像在傳遞一截木料，並不悅耳。只因兒們是那溫溫柔柔相愛，這單純低沉的調子，彷彿是一首歌頌甜美家庭的樂章，聽來也分外可愛了。

我會問老四：「你爲什麼這樣喜歡鴿子？」

「喜歡就是喜歡嘛，將來呵；牠們一大群，飛向天空，才叫好！翅膀的振動都是一致的，領頭的一轉彎，全體一大片，翅膀一亮，一起換了方向。我還要訓練牠們，看紅旗飛，綠旗降……」

目前僅有這麼幾隻，他的希望可不小；他熱望鴿兒的家族，如此順利大的繁殖下去，旺盛起來，猶如一支強大的空軍，馳騁晴空，任他指揮自如。

那天清晨起早，誰推門來叫我：「双双的鴿子，全被咬死了。」我睡意方濃，聽到末尾的半句，驚得清醒了，立刻跳下床來。

這是一件大謀殺案，鴿籠距我們寢室較遠，半夜誰也沒有聽到動靜。凶手已杳無蹤，誰下此毒手？十條性命，無一倖免。我陪着一旁哽咽啜泣的老四，呆望着這慘案的現場，不由已地落下淚來。

籠裡血跡狼籍，慘狀不忍目睹。鴿兒們張翅翹尾，東倒西臥，雖各有不同的死狀，每一隻都是頸子被咬了一個小洞，被凶手咬血而亡的。看牠們眼睛睜得大大的，撲翅奮飛的樣子，顯然是極恐怖，痛苦的當兒，經過了一番拼命的掙扎，經過大家反復研究和檢驗，鑑定這不會是野貓的屠殺，一定是狡猾殘酷黃鼠狼幹的好事。

老四兩眼紅腫，面色土灰，如患大病一樣。早餐也不吃走路一拖一拖的，垂頭喪氣地上學去了。下午他領了同學回來，默默地拿着鋤頭，在梧桐樹下，杜鵑花叢間，挖了五個坑，給五對鴿夫婦安葬了。隨後，叮叮咚咚的工作起來，又去修理鴿子窩，像一群小木匠忙了半天，亡羊補牢，似乎隱伏着決心。

次晨，傭人忽從院子裏嚷叫起來：「不得了，又死了兩隻，好像伙！原來牠還不死心，昨晚又偷偷買回一對，這次被咬得更慘，有一隻僅剩頭頸。」

我真恨他的不識時務了，失敗了這麼多次，傷透了心，還要搞這玩意兒。

我記起一本書上曾說過：「一個人失敗之後，方始發覺他欲望的強烈。」

我又憐憫兒子，這種無條件的，說不出理由來的愛好——永遠無中生有的自討苦吃。

他的悲傷被激成憤怒了，突然想出了好主意：借來一隻小狼狗關進鴿籠，這等於向凶手示威：「黃鼠狼，野貓，一切凶殘的惡棍，你們來吧，這回可給你們顏色看了。」可是這隻狗，並不明白他應負的機警責任，整夜吠叫不已。過了幾天，小狗被他的同學取回，他深信，狗的威感既經建立，凶手已深戒心，足以制止強暴狡猾的惡性衆生，去傷害那「和平象徵」的鴿兒了。

老四又在苦苦向我請求，允許他養兩對鴿子，我同情了他幼稚的想法，但願鴿的劫運，從此改變。

月圓共客夢

丁穎



元宵節前夕，我接到蔚的信，邀我去鄉下共看今年第一度的月圓。他說：「山城一別經年，農村生活雖然平淡，但在平淡中

有著一份朴實的恬靜。我知道你是個患有濃厚懷鄉病的人，看著花市燈如畫的夜景，更會惹起鄉愁！那麼，別再一個人守著寂寞，到我這裡來吧，看看這裡的落日與朝霞，田園的風景會把你的詩句染上綠意……」

天涯知己，蔚是最了解我的人。我們都是自幼在外流浪，過去在山城同住一間小屋裡，過著白日夢夢夜間著字的生活。一天他忽然失蹤了，我在一陣子驚慌後，發現桌上筆筒下壓著一紙便箋：「朋友，我走了！(去鄉下尋夢)拋下你一個人與寂寞，你不會怪我荒唐吧？」

握著蔚的信，看著窗外的藍天和白雲，我沉入遐想裡……

人生若夢，或者夢若人生。縱之，在這個五彩繽紛，萬花筒似的世界裡，每人有每人的夢，每個人又都為他的夢奔走忙碌著。那麼，對蔚我能說些什麼呢？自己也是愛做梦的人，記得小時候，躺在母親懷裡，看見天邊滑落的星，我會憧憬著如果有一天，捉住它們閃亮的長尾巴，掛在院裡葡萄架上，變成一串串的銀葡萄，那該多好玩！但誰又會想到夢與現實是離得那麼遙遠呢？當我由母親懷裡走進學校，又從學校踏上社會；歲月轉瞬，風塵撲撲，多少個淒涼的晨昏

，我站在人生的長廊上眺望，到如今我還未揮毫著一顆墮落的星，而自己却做了無家的浪子。

多年飄泊，雖看慣了紅燈綠酒，但在農村生的我，對農村的那份樸實，仍有著過多的懷戀。既承蔚素箋相邀，除感謝他這份濃郁的友情，我更嚮往桑間陌上，那一抹綠色的寧靜。

開往西臺灣的小火車，像隻大蜈蚣迎著初春的晨風向前蠕動。我憑窗凝視，遠近錯落的莊村，煙霧縈繞，朦朧中如甜睡的少女，籠著輕紗，一畦畦蔥鬱的蔗田，宛如記憶裡的高梁。多美，美得一如故鄉的五月啊！不知是誰說過，風景只要美，何必分地域？但在我這天涯倦客心底，田中，總有著個異樣的感覺哩！

車抵終站，蔚老遠跑過來握住我的手：「您還是這麼瘦，沒去買維他命嗎？」他的意思是問我和小蘋的感情如何了？我苦笑沒有說什麼，其實我怎麼說才好呢？現在我需要的倒不是什麼「維他命」，而是「感情特效藥」和「相思丸」呢！

「您知道我來看您的意思，」我說：「如果這裡有夢可尋，我不願再回憶過去。」

「哈哈……」他爽朗地笑了，笑得使人感到有點羞澀：「親愛的朋友！沒想到您也和我當初來這兒抱著同樣的希望，但願您有個好運道，不要與我懷著同樣的心情離去！」

實的動物。沒有時時拼命追求，得著了又感到平凡；繁瑣時響著清靜，真正獲得了清靜，却又感到寂寞。像蔚在這兒，一個人正可以清靜閒閒的讀點書，晨夕沿林竹小徑散步，或垂釣溪畔，或聽蟬聲綠蔭叢間，或把酒東籬，或賞花窗前，這份安逸不正如古人所說的「吾何恨？有漁翁共醉，翁友為鄰」嗎？可是他卻厭倦了這靜謐又要他去了。

我們沿著碎石徑向前走著，樹邊一曲溪水，在一座小橋上停下來，蔚告訴我，在這裡他曾消磨過無數個黃昏與月夜，一個人倚欄聽流水看落日；面對著隔岸綠陰深處的小樓，他有著過多的遐想。然而，如今人去樓空，晚風裡再看不見飄動的窗幔，和那窈窕的身影。

「這就是您又要去流浪的原因？」

「當這兒的夢碎了，我有什麼理由還守著一把鼻涕？」

聽著橋下流水淙淙，我默然了！高低不同的白色十字架在夕陽下肅穆的聳著，於是我想到綺麗的樓閣，與疊疊荒塚又有幾許區別？躺在十字架下的靈魂，會幾何時，他(她)們也許是這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也許是傾國傾城的一代紅粉佳人？然而，如今留給後人憑弔的只是黃土一杯，流水的泣咽！那鐵馬金戈的英姿呢？那明眸皓齒醉人的紅唇呢？「浪裡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流水啊！你流去多少歲月？流去多少興亡恨！

我下意識地從口袋裡摸出一片「

當歸片」丟在口裡咀嚼著，(人說當歸是補血的，因而我的衣袋裡是經常不斷的，同時品著它的苦味，也可聊解鄉愁)蔚問我：「我告訴他是甘草，並分給他一片，他丟在口裡過了會用舌尖舐著嘴唇說：『這不是甘草，倒像當歸呢！』我笑著問他：『這是島上第幾度元宵了！難道還不『當歸』嗎？』」

「唔……真的，我們應該歸去了！」於是他拉著我的手步下巷西橋。回顧回斜陽殘柳，樓頭的百頁窗依然緊閉，白色的十字架依然默然立著，惟有橋下流水悠悠，永伴著靜靜地的黃昏，與靜靜地安息的靈魂。



TIGER BALM

萬金油	八卦丹	頭痛粉	清快水	止痛散
能治萬病	提神醒腦	立止頭痛	清熱掃熱	服後即止
虎標永安堂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含笑山房隨筆 (十六)

五、金剛結

我這篇隨筆，從發心起，寫到現在，時斷時續，算來已有兩年多。『虛空有谷，我願無窮』，如果隨我的願寫下去，便永無了結之日。就算有普賢菩薩那樣的大願，恐怕我枝禿筆，也不難話。文章到底是文章，總應該有個結局。可是，佛法無邊，從何處去結？佛理圓融，也無從結起。我學佛淺，寫來寫去，寫不出甚麼道理來，不結，又恐怕像纏足女人的纏脚布，越長越臭，也是不妙！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生，是色身的壽命；知，是凡情俗慮的延續；以有盡的生命，去追隨無盡的妄想，這自然是很危險的。不過，生命雖有盡，慧命却無窮。因此，我拿金剛來作爲含笑山房隨筆的結局，讓我的慧命把這個結交給虛空。金剛是不壞的，慧命無涯，虛空也是無涯，以無涯隨無涯，有不壞的金剛結在，就無所謂殆了！虛空縱使有盡，我願還是無窮。這樣，不作結論，也算結了。

23 緣起觀

現在到了文章的結局，才說緣起，似屬顛倒。但，『緣緣名色，名色緣識』，我的隨筆，是緣含笑山房而『從笑話說起』，金剛結的緣起，也有一個笑話，彼此互緣，正不妨拿前言來作後語。『譬如兩根束蘆，互

相依倚，纔能植立。……拿去這根，那根便堅不起來。』(雜阿含經卷十二)含笑山房隨筆的緣起觀，正復如是。卷首與卷尾互緣，彼生則此生，此結則彼結。就佛學言，是謂識與名色互緣。就文章作法言，是謂首尾相應。

說起金剛結，已是五年前的事，現在拿來做文章的結局，在時間上說，也屬顛倒。不過，作識與名色互緣看，以後語作前言，也無所謂。

憶當初，我與章今默居士同住靜修院含笑山房，後來，他要往臺南任農校校長，臨行，告訴我說：

『我走後，你住在這兒，要當心！』

『爲甚麼？』我帶點疑惑。

『這間房子，有個狐狸精。』

『你說真話還是開玩笑？』

『我們都是佛弟子，怎可以當面打誑語！』

我由是請他把經過的情形，從頭說了一遍。以是因緣，我曾寫了一篇『我與狐』，在『佛教青年』發表，現在輯入『菩提小品』，(已出版)按下不提。

從此以後，我每晚睡覺，多少總有點戒心。在山房，沒有武器，縱有，如果真的見了狐，也不應動手。傷害衆生，有損慈悲心。因此，我每晚

·胡國偉·

臨睡，把念珠套在頸上，或放在枕邊，如果狐出現，就給他念阿彌陀佛，準備以慈悲心來感化牠。這並不是念珠有甚麼法寶，只是定心作用而已。我作如是想！精神集中，心即不亂，縱有邪魔現前，邪終不能勝正，以有定力故，便不至如見魔術，抱頭而走。或許我的慈悲心感召牠，也許牠有佛性，不干擾我的道場，如是經月，始終沒甚動靜。

24 鎮魔軍

定功，自然不易修，若能修到一心不亂，那末，甚麼邪魔也不怕了！然而，談何容易？

是一個晚上，做完晚課以後，精神有點累，換了睡衣，熄了電燈，便朦朧入睡。忽然間，嘩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從夢中驚醒。我急拿起佛珠，默念阿彌陀佛。不行，怪聲繼續作響，難道真的狐來了？行夜路，吹口哨，自己壯壯胆；此時沒辦法，我也只好默念阿彌陀佛，來定一定自己的心。果然，一聲一息出口，就如吹法螺一樣，怪聲真的寂止了！我開了手電筒一照，啊，阿彌陀佛，原來是一個大老鼠！由此可知，修行人能修到『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倒是不易。我在卷首說過『笑話非笑話』，現在因為沒有實料，想金聖就來鎮魔軍，卻鎮出一個老鼠來，這就不能不說是真的笑話了！

因為吃了這一驚，『心即狂亂』，有好幾次晚課靜參，一到『初禪』

境界，就易着魔，活現許多奇怪相。凡夫到底是凡夫，想學禪門老宗匠那樣『魔來魔斬』，自然也不是易事。

25 金剛眼

過後，有一次，我看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其中有云：『爾時，衆中有十二藥叉大將，俱在會坐。所謂宮毘羅大將，伐折羅大將，……此十二藥叉大將，一各有一千藥叉，以爲眷屬，同時舉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更有惡趣之怖。……誓當荷負一切有情，爲作義利，饒益安樂。……或有疾厄求度脫者，亦應讀誦此經，以五色縷，結我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我看到這裏，心有所觸，馬上就想起金剛結來。

梵語『伐折羅』，華言『金剛』，是護法神將。『結我名字』，等同一個咒語，他或他的眷屬見了，就會來護持正法。依密宗的說法，用念珠打一個金剛結，放在經典上，就可以護壇驅魔。我們不要以爲這是迷信，因爲宇宙間還有許多神秘，非凡夫所能知，佛說的精神境界，也自然非俗眼所能見。我們的智慧不如佛，對佛所說，只好作『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才能開佛知見，入佛境界。打金剛結，並不困難，用兩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念珠交叉撐起，然後向兩邊中心交和食指，互一拉，便構成一個活



寶島遊踪 (三) 曼濤

獅山小住

竹南獅頭山，是臺灣八景之一；近幾年來，因為北部人口驟增，遊客查至，它——獅山的名聲也就更形響大了。我與獅山好像有點特殊因緣，從香港踏進祖國大門後，第一次能够有緣遊覽的便是獅頭山。

那是四十三年時候，獅山圓光寺正在開戒，記得是登比丘壇的前一天，我同明禪法師前去參觀。從臺北乘快車大約兩點多鐘到了新竹，然後轉乘南去的汽車，到獅山下下車。到達目的地後，首先送入我眼簾的景物，就是那座新修的山門。山腳下的小店，出售的獅山全景，相片中，全套共有十二張，第一張也就是這座入山的門景。

進入山門後，拾級上山，石階約經百餘級，即拐一小灣，小灣拐後，有深入幽林之感。拐灣處有一大石磴，上刻「獅山佛境」四字，下款為：「中華茂峰題。」談到茂峰法師，又使我腦海中掀起了很多憶舊的浪花；他是現任香港東普陀的住持，我避難香港時，曾在他的常住中掛單很久，他為人很慈悲，就是婆心婆嘴太重，他歡喜表堂，往往過堂與飯之後，一表就得一個鐘頭，天天如此，甚至餐餐如此。這種疲勞轟炸式的表堂，

在精神上是很大的負擔，久而久之，大家聽厭了，坐在後面的同道們，多是不辭而走的溜之大吉。他看出來了，也不厲聲責備，反而笑着說：「你們聽不聽，我也不管，反正我要說，說得好不好，我也不管，總之，我要練習。」老前輩！原來他是為了練習而表堂，掛單的同道，也就成了他表堂的練習品。觸景思人，雖然時隔數載，現在憶起他老表堂的情景，倍覺意味盎然！

路側有溪水淙淙作聲，頗富詩意。約莫一刻鐘，到一涼亭，在涼亭中小息片刻，亭的模樣，好像是我們家鄉的土地廟。臺灣式的涼亭，十之八九都是這樣。

過涼亭，有一小橋，名曰：「道岸橋。」由橋直上百餘步石級，是「超生塔」；橋那邊有兩條路，向右去，到勸化堂的正門，從左上，經勸化堂的側門，直抵開善寺。聽說茂峰法師前就在此作過住持，因此，獅山才留有的墨寶。

由勸化堂側門分岔處，直上即登望月亭，途中，有落名為中華圓瑛題的幾個字。站在望月亭前，遙望山下，如置身虛空，胸懷暢朗，大有「一登泰山，心高萬丈」之概！到了望月亭，是金山最高地，從

此向下，兩分鐘就見元光寺。元光寺前名獅岩洞，兩邊分客堂，齋堂與住房，戒期中人多地窄，一進門，便人碰着人，大有入滿之患。

元光寺右手下去，是海會寺，順着這條路直走下去，還有靈霞洞，金剛寺，萬佛庵，水簾洞。第一次登獅頭山，時間匆匆，祇在海會寺住了一宿，沒有遊水簾洞，在遊人的心理上，總是一個遺憾，好像看到了珍寶，未能拾起一樣，事後眷念不已！

第二次上獅山，總算得到了滿足。這次我整整的住了一個月（住在勸化堂），一個月之中，我寫了一部十六萬字的稿子，既遊水簾洞，復登超昇塔。在這一個月之中，我不得不說聲感謝真育師，他陪着我遊玩，又帶我到涼亭下面一個什麼儲益院，住了一天。

勸化堂原來是一個神廟，即到現在還保留着濃厚的外教氣息。進門，就叫做什麼紫陽門，紫陽門上有一副對聯，到還有佛教的意味（詞句忘了）。而正殿供的又都是道教的神像。

正殿有兩座，下面一座小，上面一座大，上面的叫功德堂。正殿兩邊是住的房子，我同真育師即住在左邊他師傅——遠真房裡的樓上。寫稿時，要到新建的門樓的下面，因為下面靜，陽光充足。

一個月來，因為獅山的關係，間接的對獅山諸寺的情況，也明白了許多，尤其勸化堂，更知道得較為詳細。俗語說：「耳不聞，心不懶。」不知道到也罷了，知道了反給我帶來意

外的煩惱，這煩惱不是別的，而是那些可憐的出家人給在家人在那裡作牛馬。唉！獅山多麼可惜呵！這樣的一個名山，沒有一個人敢起來為出家人爭口氣，給在家人管理控制，每天同牛馬一樣的辛忙，而忙了代價，却是管理人享受。這，也許是臺灣同道們受了日人的控制太久的關係吧？山人名不虛傳，說來真是可惜！

勸化堂右邊下面，還有一廣濟院，內開藥店。左邊開善寺，從外觀看起來較勸化堂莊嚴，內部也是精神渾散，規範不存。至元光寺近年來得新任住持會性法師的發心，稍有起色，但距離健康的途徑尚有一節。海會寺、金剛寺、萬佛庵三處，或內情清淨，較他寺為好。水簾洞，位在山峽，水從岩石上瀉下，頗有韻意。從海會寺往返水簾洞，約需兩小時。

去年暑期，登山避暑，一天，同幾個學生攀登獅山，真煞是有趣，山高無路，人如猿猴而上，一登山，遙望四週，群山擁伏，環連如帶，別有境界，奈此山一般人無法可上，所以遊者亦就少知。

頭痛良藥

五分珠

易生堂藥房

致歉。

胡國偉居士的文章，向以輕鬆活潑見稱，文中含有高深哲理；他的含笑山房已結了尾，但胡居士已答應在下期再繼續爲本刊另選寫一篇長篇連載，請讀者們等着佳音！

華嚴關主的「關中日記」，不僅文筆簡潔，而在內容上尤爲獨到，是一篇有價值的好文章。程觀心居士的散文，一向爲人所讚佩，本期中的「鴿子的起翅」，更爲精彩。其他的文章，都是難得

一者 編一

——者——編——

介紹，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欣賞吧！

原來本刊有新開版的，且佛教各刊物皆有這種園地。編者經過慎重考慮的結果，最後決定暫時取消，其中的理由，最主要者乃是篇幅太少，同時又是月刊，在當前佛教刊物的新開版，皆大同小異，少浪費寶貴的園地，也是好事。自然新聞版的功用和價值，編者當另外設法變更方式，以後再行刊佈教內活動情形。

有人建議本刊多增加篇幅，以便能够容納更多的作品，編者個人也感到有增加篇幅的必要，然而限于目前的財力，當然一時還不能辦得到，不過，編者盡力而為，等到我們有了把握的時候，當決定予以擴充。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二類新聞紙類
臺灣省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賬號八一五五

信昌印刷廠承印

訂價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
菲幣六元港幣十二元

函來士居厚仲王人辦主報學洋南

東初法師慧鑑：久明大名，無緣把晤，望風懷想，能不依依！茲有啓者，去年新加坡慶祝 佛祖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大會，過後此間南洋學會，諸君子爲加重紀念意義起見，囑弟爲其所辦之南洋學報（已有二十年歷史），代寫「佛祖紀年與衛塞節」一文，竊以弟雖龔在祖國，曾與道階上人、虛印光、弘一、圓瑛諸上人偶爾會晤，與潭雲山居士及法舫法師等相處多時，晚近南來，後承海外佛教同仁時相過從，但對此高深佛理，依然莫識；端倪惟既承該學會謬採虛聲，以此專題相托，只得扯雜成章，潦草塞責而已，及至排版之後，忽得大著「關於佛陀生滅紀年之考證」，蓋於佛陀生滅紀年，慈航證「蓋不啻昭明燈」，慈航證之各項考證臨時挿入，以實之，雖因版已排成，無法重編，然自摘錄名言，謄論之後，較原稿充實多矣。該學報現行一千冊，弟亦抽印單行本，今聞此間佛教總會，且印一千冊分發會員瀏覽，凡以廣大著之流傳也。茲由橫義法師處探悉尊址，用特郵益，古人原有「七十老翁何益」之詩句，好在弟所求者僅法師之不吝指教，非有他意，尙祈察核示覆爲荷，專此佈頌 慧安！

弟王仲厚敬啓 三月卅日

國外通訊

佛曆二五〇一年 五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人生

發行人：東 初
主 編：性 如
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國 外 分 社

一、香 港 分 社
主 任：優 曇
二、菲 律 賓 分 社
主 任：瑞 今
三、南 洋 分 社
主 任：廣 餘
四、泰 國 分 社
主 任：謝 普 揚
五、金 邊 分 社